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御纂周易折中卷一

臣永瑢恭校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汪日章

校對官監丞臣侍朝

謄録監生臣張鴻恕

御纂周易折中卷一

周易上經

本義周代名也易書名也其卦本伏羲所畫有交易變易之義故謂之易其辭則文王周公所繫故繫之周以其簡袠重大故分為上下兩篇經則伏羲之畫文王周公之辭也并孔子所作之傳十篇凡十二篇中間頗為諸儒所亂近世晁氏始正其失而未能盡合古文呂氏又更定著為經二卷傳十卷乃復孔氏之舊云

☰乾下乾上

乾元亨利貞

本義六畫者伏羲所畫之卦也一者奇也陽之數也乾者健也陽之性也本註乾字三畫卦之名也下者内卦也上者外卦也經文乾字六畫卦之名也伏羲仰觀俯察見陰陽有奇耦之數故畫一奇以象陽畫一耦以象陰見一陰一陽有各生一陰一陽之象故自下而上再倍而三以成八卦見陽之性健而其成形之大者為天故三奇之卦名之曰乾而擬之於天也三畫已具八卦已成則又三倍其畫以成六畫而於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也此卦六畫皆奇上下皆乾則陽之純而健之至也故乾之名天之象皆不易焉元亨利貞文王所繫之辭以斷一卦之吉凶所謂彖辭者也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貞正而固也文王以為乾道大通而至正故於筮得此卦而六爻皆不變者言其占當得大通而必利在

正固然後可以保其終也此聖人所以作易教人卜筮而可以開物成務之精意餘卦放此 程傳

上古聖人始畫八卦三才之道備矣因而重之以盡天下之變故六畫而成卦重乾為乾乾天也天者天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无息之謂乾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乾者萬物之始故為天為陽為父為君元亨利貞謂之四德元者萬物之始亨者萬物之長利者萬物之遂貞者萬物之成惟乾坤有此四德在他卦則隨事而變焉故元專為善大利主於正固亨貞之體各稱其事四德之義廣矣大矣

集說 孔氏穎達曰乾者此卦之名卦者掛也言懸掛物象以示於人故謂之卦二畫之體雖象陰陽之氣未成萬物之象未得成卦必三畫以象三才寫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象乃謂之卦也繫辭云八卦

成列象在其中矣是也但初有三畫雖有萬物之象於萬物變通之理猶有未盡故更重之而有六畫備萬物之形象窮天下之能事故六畫成卦也此乾卦本以象天天乃積諸陽氣而成故此卦六爻皆陽畫成卦也不謂之天而謂之乾者天者定體之名乾者體用之稱故說卦云乾健也言天之體以健為用聖人作易本以教人欲使人法天之用不法天之體故名乾不名天也○邵子曰不知乾無以知性命之理○朱子語類云乾只是健坤只是順純陽所以健純陰所以順至健者惟天至順者惟地○問乾者天之性情曰乾健也健之體為性健之用是情又曰性情二者常相參在此情之便是性之發非性何以有情健而無息非性何以能如此○問本義云見陽之性健而成形之大者為天故三奇之卦名之曰乾而擬之於天也竊謂卦辭未見取象之意恐當於大象言之曰纔設此卦時便有此象了故於此豫言之○問元

亨利貞曰當初只是說大亨利於正不以分配四時孔子見此四字好始分作四件說○又云元亨利貞四字文王本意在乾坤者只與諸卦一般至孔子作彖傳文言始以乾坤為四德而諸卦自如其舊二聖人之意非有不同蓋各是發明一理耳今學者且當虛心玩味各隨本文之意而體會之其不同處自不相妨不可遽以己意橫作主張也○胡氏炳文曰元亨利貞諸家便作四德解惟本義以為占辭大通而至正此天道之本然大通而必利在正固人事之當然也乾為易第一卦占得之者其事雖大通而非正固尚不能保其終况他卦乎○蔡氏清曰成形之大者為天坤卦亦曰陰之成形莫大於地可見不可就以乾坤當天地凡至健者皆為乾凡至順者皆為坤此乾坤所以足應萬用而彖傳之言所以為專以天道明乾義以地道明坤義也○林氏希元曰乾德剛健剛以體言健兼用言剛則有立健則有為人而有

立有為則志至氣至本立道生事無不立功無不成不見艱難無能阻止如乾旋坤轉如雷厲風行何天之衢殆不足以擬之是不惟亨而且大亨也中者不偏不倚正者無過不及體用之分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可見乾之中正也乾道大通而至正在人容有不正者故聖人因以為戒

案乾坤之元亨利貞諸儒俱作四德說惟朱子以為占辭而與他卦一例其言當矣然四字之中雖只兩意實有四層何則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貞正而固也人能至健則事當大通然必宜於正固是占辭只兩意也但易之中有言小亨者矣有言不可貞者矣一時之通其亨則小惟有大者存焉而後其亨乃大也是大在亨之先也硜硜之固固則非宜惟有宜者在焉而後可以固守也是宜在貞之先也其在六十四卦者皆是此理故其言元亨者合乎此者也其但言亨或曰小亨者次乎此者也其言利貞者合乎此

者也其言不可貞勿用永貞或曰貞凶貞厲貞吝者反乎此者也乾坤諸卦之宗則其亨無不大而其貞無不宜文王繫辭備此四字故孔子推本於天之道性之蘊而以四德明之實所以發文王之意且以為六十四卦詳畧偏全之例非孔子之說異乎文王之說又非其釋乾坤之辭獨異乎諸卦之辭也學者以是讀朱子之書庶乎不謬厥旨矣

初九潛龍勿用

本義 初九者卦下陽爻之名凡畫卦者自下而上故以下爻為初陽數九為老七為少老變而少不變故謂陽爻為九潛龍勿用周公所繫之辭以斷一爻之吉凶所謂爻辭者也潛藏也龍陽物也初陽在下未可施用故其象為潛龍其占曰勿用凡遇乾而此爻變者當觀此象而玩其占也餘爻放此 程

傳下爻為初九陽數之盛故以名陽爻理无形也故假象以顯義乾以龍為象龍之為物靈變不測故以象乾道變化陽氣消息聖人進退初九在一卦之下為始物之端陽氣方萌聖人側微若龍之潛隱未可自用當晦養以俟時

集說 沈氏驎士曰稱龍者假象也天地之氣有昇降君子之道有行藏龍之為物能飛能潛故借龍比君子之德也初九既尚潛伏故言勿用○孔氏穎達曰陽爻稱九陰爻稱六其說有二一者乾體有三畫坤體有六畫陽得兼陰故其數九陰不得兼陽其數六二者老陽數九老陰數六老陰老陽皆變周易以變者為占故稱九稱六所以老陽數九老陰數六者以揲蓍之數九過揲則得老陽六過揲則得老陰其少陽稱七少陰稱八義亦準此○崔氏憬曰九者老陽之數動之所占故陽稱焉潛隱也龍下隱地潛德不彰是以君子韜光待時未成其行故曰勿用○朱子語類問程易以初二

三四四爻作舜說何以見得如此曰此是推說爻象之意非本指也易本因卜筮而有象因象而有占占辭中便有道理如筮得乾之初九初陽在下未可施用其象為潛龍其占曰勿用凡遇乾而得此爻者當觀此象而玩其占隠晦而勿用可也此易之本指也聖人為彖傳象傳文言節節推去無限道理此程易所以推說得無窮先通得易本指後推說不妨若便以所推說者去解易則失易之本指矣○李氏舜臣曰六爻之象皆取於龍者陽體之健其潛見惕躍飛亢者初終之序而變化之跡也○梁氏寅曰夫易者潔净精微之教也故其取象皆假託其物而未涉於事包含其意而各隨所用然乾純陽之卦而取象於龍則其意多為聖人而發者故夫子於文言皆以聖人事明之今觀之六爻則象之所示占之所決夫人可用也獨聖人乎如初九之潛龍勿用在聖人則方居側微也在君子則遯世无悶也在學者則養正於

蒙也以是而推其用何不可哉朱子以象占言易而不欲以事論懼人之泥而失之也○林氏希元曰龍不止陽物乃陽物之神靈不測者故象乾之六爻蓋乾卦六爻皆得乾道不比他卦故文言以聖人明之比之於物則是龍也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本義二謂自下而上第二爻也後放此九二剛健中正出潛離隱澤及於物物所利見故其象為見龍在田其占為利見大人九二雖未得位而大人之德已著常人不足以當之故值此爻之變者但為利見此人而已蓋亦謂在下之大人也此以爻與占者相為主賓自為一例若有見龍之德則為利見九五在上之大人矣程傳田地上也出見於地上其德已著以聖人言之舜之田漁時也利見大德之君

以行其道君亦利見大德之臣以共成其功天下利見大德之人以被其澤大德之君九五也乾坤純體不分剛柔而以同德相應

集說 鄭氏康成曰二於三才為地道地上即田故稱田也○干氏寶曰二為地上在地之表陽氣將施聖人將顯故曰利見大人○孔氏穎達曰陽處二位故曰九二陽氣發見故曰見龍田是地上可營為有益之處陽氣發在地上故曰在田初之與二俱為地道二在初上所以稱田見龍在田是自然之象利見大人以人事託之言龍見在田之時猶似聖人久潛稍出雖非君位而有君德故天下衆庶利見九二之大人先儒云若夫子教於洙泗利益天下有人君之德故稱大人○蔡氏清曰凡大人皆是德位兼全之稱九二雖未得位而大人之德已著所謂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故亦謂之大人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本義九陽爻三陽位重剛不中居下之上乃危地也然性體剛健有能乾乾惕厲之象故其占如此君子指占者而言言能憂懼如是則雖處危地而无咎也程傳三雖人位已在下體之上未離於下而尊顯者也舜之玄德升聞時也日夕不懈而兢惕則雖處危地而无咎在下之人而君德已著天下將歸之其危懼可知雖言聖人事苟不設戒則何以為教作易之義也集說鄭氏康成曰三於三才為人道有乾德而在人道君子之象○孔氏穎達曰以陽居三位故稱九三以居不得中故不稱大人陽而得位故稱君子在憂危之地故終日乾乾言終竟此日健健自彊不有止息夕惕者謂至向夕之時猶懷憂惕此卦九三所居之處實有危厲又文言云雖危无咎是實有危也據其上下文勢若字宜為語辭諸

儒並以若為如如似有厲是實無厲也理恐未盡○龔氏原曰三居下體之上當危懼之時惟自彊不息戒謹恐懼可以免咎○楊氏時曰乾之九三獨言君子蓋九三人之位也履正居中在此一爻故文言於九四則曰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於九三止言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已其曰君子行此四德者蓋乾之所謂君子也○朱子語類問伊川云雖言聖人事苟不設戒何以為教竊意因時而惕雖聖人亦有此心曰易之為書廣大悉備常人皆可得而用初無聖凡之別但當著此爻便用兢兢戒惕○胡氏炳文曰凡卦爻有占無象象在占中有象無占占在象中如乾初二四五上分象與占九三終日乾乾夕惕若皆占辭也而象在其中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本義或者疑而未定之辭躍者无所縁而絶於地特未飛爾淵者上空下洞深昧不測之所龍之在是若下於田或躍而起則向乎天矣九陽四陰居上之下改革之際進退未定之時也故其象如此其占能隨時進退則无咎也

程傳淵龍之所安也或疑辭謂非必也躍不躍唯及時以就安耳聖人之動无不時也

舜集說干氏寳曰躍者暫起之言○孔氏穎達曰或疑也躍跳躍也言之歷試時也

九四陽氣漸進似若龍體欲飛猶疑或也躍於在淵未即飛也○程氏迥曰初與二既皆稱龍此爻雖不稱龍即上文知其為龍也亦猶大壯九三羝羊觸藩羸其角而九四不言羊知藩決不羸即羊也○李氏過曰躍者未飛而習飛者也○林氏希元曰本義進退未定之時未通承上文九陽四陰居上之下改革之際三句說蓋以爻與位言九陽爻四陰位陽主進陰主退是進退未定也以上體言四居上之下居上欲

進居上之下則又未必於進亦進退未定也以上下二體言四初離下體入上體是為改革之際亦進退未定也故總彖之曰進退未定之時○又曰或躍在淵將進而未必於進也未必於進非不進也審進退之時必時可進然後進也是謂隨時進退○陳氏琛曰九四以陽居陰本非躁進之資又居上之下適當改革之時是其欲進以有為而商度之未決蓋將待時而出見可而動也有如龍之或躍在淵焉其象如此占者誠能隨時進退則其進也非貪位退也非沽名可以投事幾之會可以免失身之辱何咎之有哉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本義　剛健中正以居尊位如以聖人之德居聖人之位故其象如此而占法與九二同特所利見者在上之大人爾若有其位則為利見九二在下之大人也

程傳　進位乎天位也聖人既得天位則利

見在下大德之人與共成天下之事天下固利見夫大德之君也

集說　揚氏雄曰龍之潛亢不獲中矣過中則惕不及中則躍二五其中乎故有利見之占○鄭氏康成曰五於三才為天道天者清明無形而龍在焉飛之象也○干氏寶曰聖功既就萬物既覩故曰利見大人○孔氏頴達曰言九五陽氣盛至於天故云飛龍在天此自然之象猶若聖人有龍德飛騰而居天位為萬物所瞻覩故天下利見此居上位之大人○朱子語類云太祖一日問王昭素曰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常人何可占得此卦昭素曰何害若臣等占得則陛下是飛龍在天臣等利見大人此說得最好此易之用所以不窮也○胡氏炳文曰九五以天德居天位剛健而純中正而粹者也文言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其九五之謂與雲行雨施天下平也則飛龍在天之事矣○林氏希元曰此爻剛健中正以居尊位與他卦九五不同蓋乾是純

陽至健之卦九五又得乾道之純在人則聖人也故本義特曰如以聖人之德居聖人之位以别於他卦

上九亢龍有悔

本義上者最上一爻之名亢者過於上而不能下之意也陽極於上動必有悔故其象占如此程傳九五者位之極中正者得時之極過此則亢矣上九至於亢極故有悔也有過則有悔唯聖人知進退存亡而无過則不至於悔也集說王氏肅曰窮高曰亢知進忘退故悔也○郭氏雍曰九三過而惕故无咎上九過而亢故有悔然則龍德莫善於惕而莫不善於亢也○朱子語類云若占得此爻必須以亢滿為戒當極盛之時便須慮其亢如這般處最是易之大義大抵於盛滿時致戒

總論范氏仲淹曰九二君之德九五君之位成德於其內得位於其外餘爻則從其進退安危之會

言之○饒氏魯曰一爻有一爻之中如初則以潛為中二則以見為中三則以乾惕為中四則以或躍為中卦有才有時有位不同聖人使之無不合乎中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本義用九言凡筮得陽爻者皆用九而不用七蓋諸卦百九十二陽爻之通例也以此卦純陽而居首故於此發之而聖人因繫之辭使遇此卦而六爻皆變者即此占之蓋六陽皆變剛而能柔吉之道也故為羣龍无首之象而其占為如是則吉也春秋傳曰乾之坤曰見羣龍无首吉蓋即純坤卦辭牝馬之貞先迷後得東北喪朋之意 程傳用九者處乾剛之道以陽居乾體純乎剛者也剛柔相濟為中而乃以純剛是過乎剛也見羣龍謂觀諸陽之義无為首則吉也以剛為天下先凶之道也 集說

朱子荅虞士朋曰用九用六當從歐公說為揲蓍變卦之凡例蓋陽爻百九十二皆用九而不用七陰爻百九十二皆用六而不用八也特以乾坤二卦純陽純陰而居篇首故就此發之此歐陽公舊說也而愚又嘗因其說而推之竊以為凡得乾而六爻純九得坤而六爻純六者皆當直就此例占其所繫之辭不必更看所變之卦左傳蔡墨所謂乾之坤曰見羣龍无首者可以見其一隅也○又語類云荆公言用九只在上九一爻非也六爻皆用九故曰見羣龍无首吉用九便是行健處○林氏希元曰用九本是陽爻之通例然於乾卦六爻之後發之便是指乾卦六爻用九○又曰或疑无首之吉剛而能柔則吉也牝馬之利順而能健則利也剛而能柔與順而健者性體自是不同而春秋傳曰乾之坤曰見羣龍无首吉何也曰乾變之坤雖為坤之所為然本自剛來與本是坤者不同坤變之乾雖為乾之所為然本自柔來與

本是乾者不同故乾无首之吉終不可同於坤牝馬之貞坤永貞之利終不可同於乾之元亨聖人不教人即所變之卦以考其占而别著自此至彼之象占者正以其有不可同耳

案爻辭雖所以發明乎卦之理而實以為占筮之用故以九六名爻者取用也爻辭動則用不動則不用卦辭則不論動不動而皆用也但不動者以本卦之彖辭占其動者則合本卦變卦之彖辭占如乾之六爻全變則坤坤之六爻全變則乾也先儒之說以為全變則棄本卦而觀變卦而乾坤者天地之大義乾雖變坤未可純用坤辭也坤雖變乾未可純用乾辭也故别立用九用六以為皆變之占辭此其說亦善矣以理揆之則凡卦雖全變亦無盡棄本卦而不觀之理不獨乾坤也故須合本卦變卦而占之者近是如此則乾變坤者合觀乾辭與坤辭而已坤變乾者合觀坤辭與乾辭而已但自乾而坤則陽而根陰之

義也自坤而乾則順而體健之義也合觀卦辭者宜知此意故立用九用六之辭以發之蓋羣龍雖現而不現其首陽而根陰故也永守其貞而以大終順而體健故也此亦因乾坤以為六十四卦之通例如自復而姤則長而防其消可也自姤而復則亂而圖其治可也固非乾坤獨有此義而諸卦無之也聖人於乾坤發之以示例爾然乾雖不變而用九之理自在故乾元無端即无首之妙也坤雖不變而用六之理自在故坤貞能安即永貞之道也陰陽本自合德者交易之機其因動而益顯者則變易之用學易者尤不可以不知

☷☷ 坤下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

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本義⚋者耦也陰之數也坤者順也陰之性也註中者三畫卦之名也經中者六畫卦之名也陰之成形莫大於地此卦三畫皆耦故名坤而象地重之又得坤焉則是陰之純順之至故其名與象皆不易也牝馬順而健行者陽先陰後陽主義陰主利西南陰方東北陽方安順之為也貞健之守也遇此卦者其占為大亨而利以順健為正如有所往則先迷後得而主於利往西南則得朋往東北則喪朋大抵能安於正則吉也程傳坤乾之對也四德同而貞體則異乾以剛固為貞坤則柔順而貞牝馬柔順而健行故取其象曰牝馬之貞君子所行柔順而利且貞合坤德也陰從陽者也待唱而和陰而先陽則為迷錯居後乃得其常也主利利萬物則主於坤生成皆地之功也臣道亦然君令臣行勞於事者臣之職

也西南陰方東北陽方陰必從陽離喪其朋類乃能成化育之功而有安貞之吉得其常則安安於常則貞是以吉也

集說

王氏弼曰至順而後乃亨故惟利於牝馬之貞西南致養之地與坤同道者也故曰得朋東北反西南者也故曰喪朋陰之為物必離其黨之于反類而後獲安貞吉○干氏寶曰行天者莫若龍行地者莫若馬故乾以龍坤以馬象○孔氏穎達曰乾坤合體之物故乾後次坤地之為體亦能始生萬物各得亨通故云元亨與乾同也牝對牡為柔故云利牝馬之貞不云牛而云馬者牛雖柔順不能行地无疆無以見坤之德馬雖比龍為鈍而亦能遠象地之廣育也先迷後得主利者以其至陰當待唱而後和凡有所為若在物之先即迷惑若在物之後即得主利以陰不可先唱猶臣不可先君卑不可先尊故也○崔氏憬曰西方坤兌南方巽離二方皆陰與坤同類故曰西南得朋東方艮震北方乾

坎二方皆陽與坤非類故曰東北喪朋安於承天之正故言安貞吉也○張氏浚曰君造始臣代終人臣立事建業以有為於下失朋儕之助有不能獨勝其任者矣故西南以得朋為利若夫立於本朝左右天子苟非絕類忘私其何以上得君心合德以治天下哉然則得朋臣之職也喪朋臣之心也以是心行是職非曰今日得之明日喪之也但見君德而莫或有專事擅權之咎曰東北喪朋○朱子語類問牝馬取其柔順健行坤順而言健何也曰守得這柔順堅確故有健象柔順而不堅確則亦不足以配乾矣○項氏安世曰牝取其順馬取其行順者坤之元行者坤之亨利者宜此而已貞者終此而已柔順者多不能終唯牝馬為能終之君子有攸往此一句總起下文也先迷後得主利言利在得主不利為主也○楊氏簡曰君先臣後夫先妻後當後而先為迷迷為失道君為臣之主夫為妻之主後而得主利莫大焉○王

氏申子曰乾健行故為馬坤亦為馬者坤乾之配乾行而坤止則無以承天之施而成其化育之功此所謂柔順之貞貞坤之德也○胡氏一桂曰元亨利牝馬之貞已盡坤之全體君子以下則申占辭也又曰彖辭文王所作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後天卦位○俞氏琰曰坤順乾之健故其占亦為元亨北地馬羣每十牝隨一牡而行不入他羣是為牝馬之貞坤道以陰從陽其貞如牝馬之從牡則利故曰利牝馬之貞易中凡稱君子皆指占者而言有攸往謂有所行也坤從乾而行先乎乾則迷而失道後乎乾則得乾為主而利故曰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朋坤類也西南坤之本方兌離巽皆坤類是為得朋出而從乾則東北震艮坎非坤類是為喪朋君子之出處隨寓能安壹是皆以貞自持蓋無往而不吉故曰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蔡氏清曰若牡馬則全是健若牝牛則又全是順牝馬順而健者也要非順外有健

也其健亦是順之健也故曰安貞坤卦地道也妻道臣道也不順則專而無成不健則不能配乾順而健者坤之正也○鄭氏維嶽曰坤配乾者也坤之德即乾之德乃柔順以承之而有終耳有終為健故曰利牝馬之貞坤道從乾乾為坤之主故先則迷而後則得其所主西南得朋者率類以從陽以人事君之道也東北喪朋者絶類以從陽渙羣朋亡之道也此皆陰道之正而能安之所以得吉也○喬氏中和曰坤惟合乾故得主得主故西南東北皆利方得朋喪朋皆吉事妻道也臣道也妻從夫臣從君而已矣

彖後得主當以孔子文言為據蓋坤者地道臣道而乾其主也居先則無主故迷居後則得其所主矣利字應屬下兩句讀言在西南則利於得朋在東北則利於喪朋也得朋喪朋正與上文得主相對蓋事主者惟知有主而已朋類非所私也然亦有時而宜於得朋者西南是坤代乾致役之地非合衆力不足以

濟於是而得朋正所以終主之事是得朋即得主也惟東方者受命之先北方者告成之候稟令歸功巳無私焉而又何朋類之足云故必喪朋而後得主也為人臣者而知此義則引類相先不為阿黨睽孤特立不為崖異故易卦之爻有曰朋盍簪者有曰朋至者有曰以其彚以其鄰者皆得朋之義也有曰朋亡者有曰渙羣者有曰絶類上者皆喪朋之義也斯義也質之文王卦圖孔子象傳而皆合故自此卦首發明之而六十四卦臣道凖焉

初六履霜堅冰至

本義六隂爻之名隂數六老而八少故謂隂爻為六也霜隂氣所結盛則水凍而為氷此爻隂始生於下其端甚微而其勢必盛故其象如履霜則知堅冰之將至也夫隂陽者造化之本不能相无而消長

有常亦非人所能損益也然陽主生陰主殺則其類有淑慝之分焉故聖人作易於其不能相无者既以健順仁義之屬明之而无所偏主至其消長之際淑慝之分則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義焉蓋所以贊化育而參天地者其旨深矣不言其占者謹微之意已可見於象中矣

程傳 陰爻稱六陰之盛也八則陽生矣非純盛也陰始生於下至微也聖人於陰之始生以其將長則為之戒陰之始凝而為霜履霜則當知陰漸盛而至堅冰矣猶小人始雖甚微不可使長長則至於盛也

集說 王氏應麟曰乾初九復也潛龍勿用即閉關之義坤初六姤也履霜堅冰至即女壯之義

案陰陽之義以在人身者言之則心之神明陽也五官百體陰也以人之倫類言之則君也父也夫也陽也臣也子也妻也陰也心之神明以身而運君父之事以臣子而行夫之家以婦而成是皆天地之大義

豈可以相無也哉然心曰大體五官百骸則曰小體君父與夫謂之三綱而尊臣子與妻主於順從而卑自其大小尊卑之辨而順逆於此分善惡於此生吉凶於此判矣誠使在人身者心官為主而百體從令在人倫者君父與夫之道行而臣子妻妾聽命焉則陰乃與陽合德者而何惡於陰哉惟其耳目四肢各逞其欲而不奉夫天官臣子妾婦各行其私而不稟於君父則陰或至於干陽而邪始足以害正在一身則為理欲之交戰而善惡所自起也在國家則為公私之迭乘而治亂所由階也故孔子文言以善惡之積君父臣子之漸言之意深切矣然則所謂陽淑陰慝者豈陰誠慝哉順於陽則無慝矣所謂扶陽抑陰者豈陰必抑哉有以化之斯不必抑之矣此文所謂履霜堅冰其大指如此推其源流則堯舜禹危微之儆大學中庸謹獨之戒與夫春秋名分之防莫不相為表裏六十四卦言陰陽之際皆當以是觀之也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本義柔順正固坤之直也賦形有定坤之方也德合无疆坤之大也六二柔順而中正又得坤道之純者故其德内直外方而又盛大不待學習而无不利占者有其德則其占如是也程傳二陰位在下故為坤之主統言坤道中正在下地之道也以直方大三者形容其德用盡地之道矣由直方大故不習而无所不利不習謂其自然在坤道則莫之為而為也在聖人則從容中道也直方大孟子所謂至大至剛以直也在坤體故以方易剛猶貞加牝馬也言氣則先大大氣之體也於坤則先直方由直方而大也直方大足以盡地道在人識之耳乾坤純體以位相應二坤之主故不取五應不以君道處五也乾則二五相應集說王氏通曰圓者動方者靜其見天地之心乎○孔氏穎達曰以此爻居中得位極於

地體故盡極地之義此因自然之性以明人事居在此位亦當如地地之所為○沈氏該曰坤至柔而動也剛直也至靜而德方方也含萬物而化光大也坤之道至簡也至靜也承天而行順物而成初無假於脩習也是以不習无不利也○朱子語類云坤卦中惟這一爻最純粹蓋五雖尊位却是陽爻破了體了四重陰而不中三又不正惟此爻得中正所以就這說箇直方大此是說坤卦之本體然而本意却是教人知道這爻有這箇德不待學習而无不利人占得這箇時若能直能方能大則亦不習无不利却不是要發明坤道○蔡氏清曰乾九五一爻當得乾一卦蓋乾孔子以為得天位行天道而致太平之占正是聖人作而物覩者故時乘六龍以御天而致萬國之咸寧者惟九五一爻足以當之若坤之六二柔順中正得坤道之純是又當得一全坤也若初則陰之微上則陰之極三則不中且不正四則不中五則不正惟

六二之柔順中正為獨得坤道之純○又曰直不專主靜只是存主處故曰六二之動直方可分内外不可專分動静○唐氏鶴徵曰直而大者乾之德也坤無德以乾之德為德故乾性直坤亦未嘗不直乾體圓坤則效之以方德合無疆則與乾並其大矣惟以乾之德為德故不習而无不利所謂坤以簡能者如此

案乾為圜則坤為方方者坤之德與圜為對者也故曰至静而德方若直則乾德也故曰夫乾其動也直大亦乾德也故曰大哉乾元今六二得坤德之純方固其質也而始曰直終曰大者蓋凡方之物其始必以直為根其終乃以大為極故數學有所謂線面體者非線之直不能成面之方因面之方而積之則能成體之大矣坤惟以乾之德為德故因直以成方因方以成大順天理之自然而無所增加造設於其間

故曰不習无不利習者重習也乃增加造設之意不習无不利即所謂坤以簡能者是也若以不習為無藉於學則所謂敬以直内義以方外者豈無所用其心哉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本義六陰三陽内含章美可貞以守然居下之上不終含藏故或時出而從上之事則始雖无成而後必有終爻有此象故戒占者有此德則如此占也 程傳三居下之上得位者也為臣之道當含晦其章美有善則歸之於君乃可常而得正上无忌惡之心下得柔順之道也可貞謂可貞固守之又可以常久而无悔咎也或從上之事不敢當其成功惟奉事以守其終耳守職以終其事臣之道也 集說王氏弼曰三處下卦之極而不疑於陽應斯義者也不為事始須唱乃應待命乃發含美而可正者也故

曰含章可貞也有事則從不敢為首故曰或從王事也不為事主順命而終故曰无成有終也○楊氏簡曰无成无終亦不可也无成有終臣之道也○胡氏炳文曰陽主進隂主退乾九三陽居陽故曰乾乾主乎進也坤六四隂居隂故曰括囊主乎退也乾九四陽居隂坤六三隂居陽故皆曰或進退未定之際也特其退也曰在淵曰含章惟進則皆曰或聖人不欲人之急於進也如此三多凶故聖人首於乾坤之三爻其辭獨詳焉○俞氏琰曰坤道固宜静而有守或有王事則動而從之弗違也无成謂持美以歸於君不居其成功也有終謂職分居此則當終其勞也○蔡氏清曰六三隂三陽亦有順而健之意故无成有終○亦先迷後得東北喪朋乃終有慶之意○陸氏振奇曰其不敢專成者正其代君以終事而不為始也是即安於後得主之貞者與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本義括囊言結囊口而不出也譽者過實之名謹密如是則无咎而亦无譽矣六四重陰不中故其象占如此蓋或事當謹密或時當隱遯也程傳四居近五之位而无相得之義乃上下閉隔之時其自處以正危疑之地也若晦藏其知如括結囊口而不露則可得无咎不然則有害也既晦藏則无譽矣

集說劉氏牧曰坤其動也闢應二之德其靜也翕應四之位翕閉也是天地否閉之時賢人乃隱不可衒其才知也○俞氏琰曰咎致罪譽致疑唯能謹密如囊口之結括則无咎无譽

六五黃裳元吉

本義黃中色裳下飾六五以陰居尊中順之德充諸内而見於外故其象如此而其占為大善之吉

也占者德必如是則其占亦如是矣春秋傳南蒯將叛筮得此爻以為大吉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強内温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黄裳元吉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且夫易不可以占險三者有闕筮雖當未也後蒯果敗此可以見占法矣程傳坤雖臣道五實君位故為之戒云黄裳元吉黄中色裳下服守中而居下則元吉謂守其分也元大而善也爻象唯言守中居下則元吉不盡發其義也黄裳既元吉則居尊為天下大凶可知後之人未達則此義晦矣不得不辨也五尊位也在它卦六居五或為柔順或為文明或為暗弱在坤則為居尊位隂者臣道也婦道也臣居尊位羿莽是也猶可言也婦居尊位女媧氏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故有黄裳之戒而不盡言也或疑在革湯武之事猶盡言之獨於此不言何也曰廢興理

之常也以陰居尊位非常之變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黃是中之色裳是下之飾坤為臣道五居尊位是臣之極貴者也能以中和居於臣職故云黃裳元吉元大也以其德能如此故得大吉也○朱子語類云黃裳元吉不過是說在上之人能盡柔順之道黃中色裳是下體之服能似這箇則無不吉這是那居中處下之道乾之九五自是剛健底道理坤之六五自是柔順底道理各隨他陰陽自有一箇道理○項氏安世曰陰以在下為正陽以在上為正故二五皆中而乾之天德獨以屬五坤之地道獨以屬二下非陽之位故乾之九二為在下而有陽德者上非陰之位故坤之六五為在上而秉陰德者黃者地之色裳者下之服文者坤之象皆屬陰也

案易中五固尊位但聖人取象未嘗卦卦皆以君道言之雖九五猶然況六五乎故小過之六五則言公

離之六五則言王公大槩居尊貴之位者與卦義相當則發其所當之義程子之說朱子蓋議其非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黄

本義陰盛之極至與陽爭兩敗俱傷其象如此占者如是其凶可知程傳陰從陽者也然盛極則抗而爭六既極矣復進不已則必戰故云戰于野野謂進至於外也既敵矣必皆傷故其血玄黄

集說孔氏穎達曰即說卦云戰乎乾是也戰於卦外故曰于野陰陽相傷故其血玄黄○侯氏行果曰坤十月卦也乾位西北又當十月陰窮於亥窮陰薄陽所以戰也故說卦云戰乎乾是也○李氏開曰曰龍戰則是乾來戰不以坤敵乾也○馮氏椅曰主龍而言則知陰不可亢亢則陽必伐之戒陰也以戰而言則知陰不可長長則與陽敵矣戒陽也○胡氏炳文曰六爻皆陰而上卦之上曰龍有陽也不言陰與陽

戰而曰龍戰于野與春秋王師敗績于茅戎天王狩于河陽同一書法也

用六利永貞

本義 用六言凡筮得陰爻者皆用六而不用八亦通例也以此卦純陰而居首故發之遇此卦而六爻俱變者其占如此辭蓋陰柔不能固守變而為陽則能永貞矣故戒占者以利永貞即乾之利貞也自坤而變故不足於元亨云 **程傳** 坤之用六猶乾之用九用陰之道也陰道柔而難常故用六之道利在常永貞固 **集說** 孔氏穎達曰言坤之所用用此衆爻之六坤是柔順不可純柔故利在永貞永長也貞正也言長能貞正也〇朱子語類云乾吉在无首坤利在永貞這只是說二用變卦〇胡氏炳文曰坤安貞變而為乾則為永貞安者順而不動永者健而不息乾變坤剛而能柔坤變乾雖柔必強陽先

於陰而陽之極不為首陰小於陽而陰之極以大終○顧氏憲成曰用九无首是以乾入坤蓋坤者乾之藏也用六永貞是以坤承乾蓋乾者坤之君也○何氏楷曰乾道主元故曰乾元用九坤道主貞故言用

六永貞

☳☵ 震下坎上

程傳屯序卦曰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萬物始生鬱結未通故為盈塞於天地之間至通暢茂盛則塞意亡矣天地生萬物屯物之始生故繼乾坤之後以二象言之雲雷之興陰陽始交也以二體言之震始交於下坎始交於中陰陽相交乃成雲雷陰陽始交雲雷相應而未成澤故為屯若已成澤則為解也又動於險中亦屯之義陰陽不交則為

否始交而未暢則為屯在時則天下屯難未亨泰之時也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本義震坎皆三畫卦之名震一陽動於二陰之下故其德為動其象為雷坎一陽陷於二陰之間故其德為陷為險其象為雲為雨為水屯六畫卦之名也難也物始生而未通之意故其為字象屮穿地始出而未申也其卦以震遇坎乾坤始交而遇險陷故其名為屯震動在下坎險在上是能動乎險中能動雖可以亨而在險則宜守正而未可遽進故筮得之者其占為大亨而利於正但未可遽有所往耳又初九陽居陰下而為成卦之主是能以賢下人屯得民而可君之象故筮立君者遇之則吉也程傳有大亨之道而處之利在貞固非貞固何以濟屯方屯之時未可有所往也天下之屯豈獨力所能濟必廣

資輔助故利建侯也集說朱子語類云屯是隂陽未通之時蹇是流行之中有蹇滞困則窮矣○問彖曰利建侯而本義取初九陽居隂下為成卦之主何也曰成卦之主皆說於彖辭下如屯之初九利建侯大有之五同人之二皆如此又問屯利建侯此占恐與乾卦利見大人同例曰然若是自卜為君者得之則所謂建侯者乃已也若是卜立君者得之則所謂建侯者乃君也○趙氏汝楳曰卦辭總一卦之大義爻辭則探卦辭之所指因六爻之象之義析而明之如吉无不利則亨利之義磐桓班如幾不如舍小正皆勿用有攸往之義初之建侯即顯卦彖利建侯之辭為初而發餘卦放此○胡氏炳文曰屯彖繼乾坤之後上下體有震坎艮乾坤交而成也震則乾坤之始交故先馬初以一陽居隂下而為成卦之主元亨震之動利貞為震遇坎而言也非不利有攸往不可輕用以往也易言利建侯者二豫建侯上震也屯

建侯下震也震長子震驚百里皆有侯象○蔡氏清曰屯蹇雖俱訓難而義差異困亦不同屯是起脚時之難蹇是中閒之難困則終窮而難斯甚矣○又曰利貞勿用有攸往二句一意故象傳只觧利貞○又曰本義所謂以陽下陰及初九之象傳所謂以貴下賤皆是主德言非以位言也故曰是能以賢下人得民而可君之象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本義磐桓難進之貌屯難之初以陽在下又居動體而上應陰柔險陷之爻故有磐桓之象然居得其正故其占利於居貞又本成卦之主以陽下陰為民所歸侯之象也故其象又如此而占者如是則利建以為侯也

程傳初以陽爻在下乃剛明之才當屯難之世居下位者也未能便往濟屯故磐桓

也方屯之初不磐桓而遽進則犯難矣故宜居正而固其志凡人處屯難則鮮能守正苟无貞固之守則將失義安能濟時之屯乎居屯之世方屯於下所宜有助乃居屯濟屯之道也故取建侯之義謂求輔助也

集說　朱子語類問利建侯曰象辭一句蓋取初九一爻之義初九蓋成卦之主也一陽居二陰之下有以賢下人之象有為民歸往之象故象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項氏安世曰凡卦皆有主爻皆具本卦之德如乾九五具乾之德故為天德之爻坤六二具坤之德故為地道之爻屯以初九為主故爻辭全類卦辭其曰磐桓利居貞則勿用有攸往也又曰利建侯無可疑矣○胡氏炳文曰文王卦辭有專主成卦之主而言者周公首於此爻之辭發之卦主震震主初磐桓即勿用有攸往利居貞即利貞卦言利建侯者其事也利於建初以為侯也爻言利建侯者其人也如初之才利建以為侯也爻言磐桓主為

侯者而言宜緩卦言利建侯而不寧主建侯者而言不宜緩○蔡氏清曰居貞者以時勢未可進而不遽進也爻之磐桓即卦所謂屯也爻之利居貞即卦辭所謂利貞勿用有攸往也利建侯又作象看而占在其中如子克家例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本義班分布不進之貌字許嫁也禮曰女子許嫁笄而字六二隂柔中正有應於上而乘初剛故為所難而邅回不進然初非為寇也乃求與巳為婚媾耳但巳守正故不之許至於十年數窮理極則妄求者去正應者合而可許矣爻有此象故因以戒占者　程傳二以隂柔居屯之世雖正應在上而逼於

初剛故屯難邅回如辭也乘馬欲行也欲從正應而復班如不能進也班分布之義下馬為班與馬異處也二當屯世雖不能自濟而居中得正有應在上不失義者也然逼近於初陰乃陽所求柔者剛所陵柔當屯時固難自濟又為剛陽所逼故為難也設匪逼於寇難則往求於婚媾矣婚媾正應也寇非理而至者二守中正不苟合於初所以不字苟貞固不易至於十年屯極必通乃獲正應而字育矣以女子陰柔苟能守其志節久必獲通況君子守道不回乎初為賢明剛正之人而為寇以侵逼於人何也曰此自據二以柔近剛而為義更不計初之德如何也易之取義如此

集說

張氏浚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蓋以二抱節守志於艱難之世而不失其貞也若太公在海濱伊尹在莘野孔明在南陽義不苟合是為女貞○朱子語類云耿氏解女子貞不字作許嫁笄而字貞不字者未許嫁也卻與婚媾之義相通伊

川說作字育之字

案易言匪寇婚媾者凡三屯二賁四睽上也本義與程傳說不同學者擇而從之可也然賁之為卦非有屯難睽隔之象則文義有所難通者詳玩辭意屯如邅如乘馬班如與賁如皤如白馬翰如文體正相似其下文皆接之曰匪寇婚媾然則屯如邅如及賁如皤如皆當讀斷蓋兩文之自處者如是也乘馬班如及白馬翰如皆當連下匪寇婚媾讀言彼乘馬者非寇乃吾之婚媾也此之乘馬班如謂五賁之白馬翰如謂初言匪寇婚媾不過指明其為正應而可從耳此卦下雷上雲雷聲盤回故言磐桓邅如者下卦也雲物班布故言班如者上卦也四與上皆言乘馬班如五之為乘馬班如則於六二言之此亦可備一說也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本義陰柔居下不中不正上无正應妄行取困為逐鹿无虞陷入林中之象君子見幾不如舍去若往逐而不舍必致羞吝戒占者宜如是也程傳六三以柔居剛柔既不能安屯居剛而不中正則妄動雖貪於所求既不足以自濟又无應援將安之乎如即鹿而无虞人也入山林者必有虞人以導之无導之者則惟陷入於林莽中君子見事之幾微不若舍而勿逐往則徒取窮吝而已集說朱子語類問即鹿无虞曰虞只是虞人六三陰柔在下而居陽位陰不安於陰則貪求妄行不中不正又上無正應妄行取困所以為即鹿无虞陷入林中之象沙隨盛稱唐人郭京易好近寄得來說鹿當作麓象辭當作即麓无虞何以從禽也問郭據何書曰渠云曾得王輔嗣親手與韓康伯注底易本然難考據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本義陰柔居屯不能上進故為乘馬班如之象然初九守正居下以應於已故其占為下求婚媾則吉也程傳六四以柔順居近君之位得於上者也而其才不足以濟屯故欲進而復止乘馬班如也已既不足以濟時之屯若能求賢以自輔則可濟矣初陽剛之賢乃是正應已之婚媾也若求此陽剛之婚媾往與共輔陽剛中正之君濟時之屯則吉而无所不利也居公卿之位已之才雖不足以濟時之屯也若能求在下之賢親而用之何所不濟哉集說胡氏炳文曰凡爻例上為往下為來六四下而從初亦謂之往者據我適人於文當言往不可言來如需上六三人來據人適我可謂之來不可謂往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本義　九五雖以陽剛中正居尊位然當屯之時陷於險中雖有六二正應而陰柔才弱不足以濟初九得民於下衆皆歸之九五坎體有膏潤而不得施為屯其膏之象占者以處小事則守正猶可獲吉以處大事則雖正而不免於凶

程傳　五居尊得正而當屯時若有剛明之賢為之輔則能濟屯矣以其无臣也故屯也其膏人君之尊雖屯難之世於其名位非有損也唯其施為有所不行德澤有所不下是屯其膏人君之屯也既膏澤有所不下是威權不在已也威權去已而欲驟正之求凶之道魯昭公高貴鄉公之事是也故小貞則吉也小貞則漸正之也若盤庚周宣脩德用賢復先王之政諸侯復朝謂以道馴致為之不暴也又非恬然不為若唐之僖昭也不為則常屯以至於亡矣

集說　項氏安世曰屯不以九五為主者建侯以為主五本在高位非建侯也初九動乎險中故為濟屯之主天造草昧皆自下

起五能主事則不屯矣○魏氏了翁曰周禮有大貞謂太卜如遷國立君之事五處險中不利有所作為但可小事不可大事曰小貞吉大貞凶猶書所謂作內吉作外凶用靜吉用作凶者○趙氏汝楳曰我方在險德澤未加於民下焉羣陰蒙昧未孚唯當寬其政教簡其號令使隨就吾之經理乃可得吉若驟用整齊振刷之術人將駭懼紛散凶孰甚焉故新國用輕典○梁氏寅曰小正者以漸而正之也小正則吉者以在於其位而為所可為也大正則凶者以時勢既失而不可以強為也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可無慎哉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本義陰柔无應處屯之終進无所之憂懼而已故其象如此 程傳六以陰柔居屯之終在險

之極而无應援居則不安動无所之乘馬欲往復班如不進窮厄之甚至於泣血漣如屯之極也若陽剛而有助則屯既極可濟矣

集說　梁氏寅曰屯之極乃亨之時也而上六陰柔無應不離於險是安有亨之時哉坎為血卦又為加憂泣血漣如之象也

彖卦者時也爻者位也此聖經之明文而歷代諸儒所據以為說者不可易也然沿襲之久每局於見之拘遂流為說之誤何則其所目為時者一時也其所指為位者一時之位也如屯則定為多難之世而凡卦之六位皆處於斯世而有事於屯者也夫是以二為初所阻五為初所逼遂使一卦六爻止為一時之用而其說亦多駁雜而不槩於理此談經之敝也蓋易卦之所謂時者人人有之如屯則士有士之屯窮居未達者是也君臣有君臣之屯志未就功未成者是也甚而庶民商賈之賤其不逢年而鈍於市者皆

屯也聖人繫辭可以包天下萬世之無窮豈為一時一事設哉苟達此義則初自為初之屯德可以有為而時未至也二自為二之屯道可以有合而時宜待也五自為五之屯澤未可以遠施則為之宜以漸也其餘三爻義皆倣是蓋同在屯卦則皆有屯象異其所處之位則各有處屯之理中間以承乘比應取義者亦虛象爾故二之乘剛但取多難之象初不指初之為侯也五之屯膏但取未通之象亦不因初之為侯也今曰二為初阻五為初逼則初乃卦之大梗而易為衰世之書豈聖人意哉六十四卦之理皆當以此例觀之庶乎辭無窒礙而義可得矣

䷃ 坎下艮上

程傳蒙序卦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屯者物之始

生物始生穉小蒙昧未發蒙所以次屯也為卦艮上坎下艮為山為止坎為水為險山下有險遇險而止莫知所之蒙之象也水必行之物始出未有所之故為蒙及其進則為亨義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本義艮亦三畫卦之名一陽止於二陰之上故其德為止其象為山蒙昧也物生之初蒙昧未明也其卦以坎遇艮山下有險蒙之地也内險外止蒙之意也故其名為蒙亨以下占辭也九二内卦之主以剛居中能發人之蒙者而與六五陰陽相應故遇此卦者有亨道也我二也童蒙幼穉而蒙昧謂五也筮者明則人當求我而其亨在人筮者暗則我當求人而亨在我人求我者當視其可否而應之我求人者

當致其精一而扣之而明者之養蒙與蒙者之自養又皆利於以正也

程傳蒙有開發之理亨之義也卦才時中乃致亨之道六五為蒙之主而九二發蒙者也我謂二也二非蒙主五既順巽於二二乃發蒙者也故主二而言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五居尊位有柔順之德而方在童蒙與二為正應而中德又同能用二之道以發其蒙也二以剛中之德在下為君所信嚮當以道自守待君至誠求已而後應之則能用其道匪我求於童蒙乃童蒙來求於我也筮占決也初筮告謂至誠一意以求已則告之再三則瀆慢矣故不告也發蒙之道利以貞正又二雖剛中然居陰故宜有戒

集說朱子語類云人來求我我則當視其可否而告之蓋視其來求我之發蒙者有初筮之誠則告之再三煩瀆則不告之也我求人則當致其精一以叩之蓋我而求人以發蒙則當盡初筮之誠而不可有再三之瀆也○項氏安世曰

待其求而後教之則其心相應而不違致一以導之則其受命也如響○胡氏炳文曰有天地即有君師乾坤之後繼以屯主震之一陽而曰利建侯君道也又繼以蒙主坎之一陽而曰童蒙求我師道也君師之道皆利於貞○俞氏琰曰瀆與少儀毋瀆神之瀆同不告與詩小旻我龜既厭不我告猶之義同初筮則其志專一故告再三則煩瀆故不告蓋童蒙之求師與人之求神其道一也○林氏希元曰童蒙不我求則無好問願學之心安能得其來而使之信我求而誠或未至則無專心致志之勤安能警其情而使之聽待其我求而發之則相信之深一投而即入矣待其誠至而發之則求道之切一啟而即通矣此蒙者所以得亨也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本義以隂居下蒙之甚也占者遇此當發其蒙然發之之道當痛懲而暫舍之以觀其後若遂往而不舍則致羞吝矣戒占者當如是也程傳初以隂暗居下下民之蒙也爻言發之之道發下民之蒙當明刑禁以示之使之知畏然後從而教導之自古聖王為治設刑罰以齊其衆明教化以善其俗刑罰立而後教化行雖聖人尚德而不尚刑未嘗偏廢也故為政之始立法居先治蒙之初威之以刑者所以說去其昏蒙之桎梏桎梏謂拘束也不去其昏蒙之桎梏則善教無由而入既以刑禁率之雖使心未能喻亦當畏威以從不敢肆其昏蒙之欲然後漸能知善道而革其非心則可以移風易俗矣苟專用刑以為治則蒙雖畏而終不能發苟免而無恥治化不可得而成矣故以往則可吝集說王氏安石曰不辨之於蚤不懲之於小則蒙之難極矣當蒙之初不能正法以懲其小而用說桎梏縱之以往則吝道也

〇王氏宗傳曰所謂刑人者正其法以示之立其防東曉其罪戾而豫以禁之使蒙蔽者知所戒懼欲有所縱而不敢為然後漸知善道可得而化之也當是時也夫茍說其桎梏而不豫以禁之則過此以往不可復制矣故於發蒙之初用刑人則以為利用說桎梏則以為吝也〇胡氏炳文曰利用刑人痛懲之也用說桎梏暫舍之以觀其後也痛懲而不暫舍一於嚴以往是不知有敬敷五教在寬之道也故吝

案二王氏之說則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只是一正一反口氣正如師出以律失律凶之比爾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本義九二以陽剛為內卦之主統治羣陰當發蒙之任者然所治既廣物性不齊不可一槩取必而爻之德剛而不過為能有所包容之象又以陽受陰為納婦之象又居下位而能任上事為子克家之象

故占者有其德而當其事則如是而吉也程傳包含容也二居蒙之世有剛明之才而與六五之君相應中德又同當時之任者也必廣其含容哀矜昏愚則能發天下之蒙成治蒙之功其道廣其施博如是則吉也卦唯二陽爻上九剛而過唯九二有剛中之德而應於五用於時而獨明者也茍恃其明專於自任則其德不弘故雖婦人之柔闇尚當納其所善則其明廣矣又以諸爻皆陰故云婦堯舜之聖天下所莫及也尚曰清問下民取人為善也二能包納則克濟其君之事猶子能治其家也五既陰柔故發蒙之功皆在於二以家言之五父也二子也集說楊氏萬里曰五也二能主蒙之功乃人子克治其家也五求二二匪求五乃曰子克家何也臣事君如子事父正使致君如伊周亦臣子分内事如子之克家耳非功也〇王氏申子曰包蒙者包衆蒙而為之主也納婦者受衆陰而為之歸也此通一卦而言也五尊也

父也二甲也子也處甲而任尊者之事子克家之象也此以應五而言也○胡氏炳文曰初爻統說治蒙之理餘三四五皆是蒙者治蒙只在陽爻而九二為治蒙之主○梁氏寅曰陽剛明隂柔暗故隂為蒙者而陽為發蒙者卦唯二陽而九二以剛居中為内卦之主與五相應當發蒙之任盡發蒙之道非九二其誰哉二中而不過為能包蒙言其量之有容也以陽受隂是為納婦言其志之相得也居下任事為子能克家言其才之有為也其占如是吉可知矣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本義六三隂柔不中不正女之見金夫而不能有其身之象也占者遇之則其取女必得如是之人无所利矣金夫蓋以金賂已而挑之若魯秋胡之為者　程傳三以隂柔處蒙闇不中不正女之妄

動者也正應在上不能遠從近見九二為羣蒙所歸得時之盛故捨其正應而從之是女之見金夫也女之從人當由正禮乃見人之多金說而從之不能保有其身者也无所往而利矣 集說王氏弼曰童蒙之時陰求於陽晦求於明六三在下卦之上上九在上卦之上男女之義也上不求三而三求上女先求男者也女之為體正行以待命者也見剛夫而求之行在不順故勿用取女而无攸利○趙氏汝楳曰人致蒙者多端故亨蒙非一術有不被教育而蒙者初是也有不能問學而蒙者四是也有性質未開而蒙者五是也如三則自我致蒙聖人戒之曰勿用取女或發之或擊之教亦多術勿取非絕之不屑之教也○林氏希元曰六三又別取一義意因二爻取納婦一事故發此象

案金夫本義不黏爻象程傳以為九二然九二發蒙之主若三能從之正合彖辭童蒙求我之義不應謂

之不順蓋易例隂爻居下體而有求於上位者皆凶王氏之說近是

六四困蒙吝

本義既遠於陽又無正應為困於蒙之象占者如是可羞吝也能求剛明之德而親近之則可免矣

程傳四以隂柔而蒙闇无剛明之親援无由自發其蒙困於昏蒙者也其可吝甚矣吝不足也謂可少也

集説王氏弼曰獨遠於陽處兩隂之中闇莫之發故曰困蒙也困於蒙昧不能比賢以發其志亦以鄙矣故曰吝也○胡氏炳文曰初與三比二之陽五比上之陽初三五皆陽位而三五又皆與陽應惟六四所比所應所居皆隂困於蒙者也蒙豈有不可教者不能親師取友其困而吝也自取之也

六五童蒙吉

本義柔中居尊下應九二純一未發以聽於人故其象為童蒙而其占為如是則吉也程傳五以柔順居君位下應於二以柔中之德任剛明之才足以治天下之蒙故吉也童取未發而資於人也為人君者茍能至誠任賢以成其功何異乎出於已也集說陸氏績曰六五陰文又體艮少男故曰童蒙○胡氏炳文曰屯所主在初卦曰利建侯而爻於初言之蒙所主在二卦曰童蒙求我而爻於五言之五應二者也童蒙純一未發以聽於人居尊位而能以童蒙自處其吉可知○蔡氏清曰柔中居尊純一未發此童蒙字與卦辭童蒙字小不同蓋卦辭只是說蒙昧而已此之童蒙言其有柔中之善純一之心純則不雜一則不二蓋有安已之心而無自用之失有初筮之誠而無再三之瀆信乎其吉矣程傳童取未發而資於人者也此語最切○又曰宋敷文閣直學士李椿有曰易以九居五六居二為當位而

辭多艱以六居五九居二為不當位而辭多吉蓋君以剛健為體而虛中為用臣以柔順為體而剛中為用君誠以虛中行其剛健臣誠以剛中守其柔順則上下交而其志同矣實易爻之通例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

本義以剛居上治蒙過剛故為擊蒙之象然取必太過攻治太深則必反為之害惟捍其外誘以全其真純則雖過於嚴密乃為得宜故戒占者如此凡事皆然不止為誨人也 程傳九居蒙之終是當蒙極之時人之愚蒙既極如苗民之不率為寇為亂者當擊伐之然九居上剛極而不中故戒不利為寇治人之蒙乃禦寇也肆為剛暴乃為寇也若舜之征有苗周公之誅三監禦寇也秦皇漢武窮兵誅伐為寇也 集說楊氏簡曰擊其蒙治之雖甚不過禦其為寇者而已去其悖道之心而已擊之至於

太甚而我反失乎道是擊之者又為寇也故戒之曰不利為寇利禦寇○吳氏澄曰二剛皆治蒙者九二剛而得中其於蒙也能包之治之以寛者也上九剛極不中其於蒙也乃擊之治之以猛者也

總論

項氏安世曰六爻之義初常對上二常對五三常對四觀之則其義易明初用刑以發之上必至於用兵以擊之二為包而接五則五為童而巽二三為見二而失身則四為遠二而失實大約諸卦多然終始見於初上而曲折備於中爻也○蔡氏清曰詳觀蒙卦六爻在蒙者便當求明者在明者便當發蒙者而各有其道然要之不出卦辭數句矣故曰智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若三四則自暴自棄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者也○吳氏曰愼曰治蒙之道當發之養之又當包之至其極乃擊之刑與兵所以弼教治蒙之道備矣

☵☰ 乾下坎上

程傳需序卦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夫物之幼穉必待養而成養物之所需者飲食也故曰需者飲食之道也雲上於天有蒸潤之象飲食所以潤益於物故需為飲食之道所以次蒙也卦之大意須待之義序卦取所須之大者耳乾健之性必進者也乃處坎險之下險為之阻故須待而後進也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本義需待也以乾遇坎乾健坎險以剛遇險而不遽進以陷於險待之義也孚信之在中者也其卦九五以坎體中實陽剛中正而居尊位為有孚得正之象坎水在前乾健臨之將涉水而不輕進之象故

占者為有所待而能有信則光亨矣若又得正則吉而利涉大川正固无所不利而涉川尤貴於能待則不欲速而犯難也

程傳

需者須待也以二體言之乾之剛健上進而遇險未能進也故為需待之義以卦才言之五居君位為需之主有剛健中正之德而誠信充實於中中實有孚也有孚則光明而能亨通得貞正而吉也以此而需何所不濟雖險无難矣故利涉大川也凡貞吉有既正且吉者有得正則吉者當辨也

集說

朱子語類云需者寧耐之意以剛遇險時節如此只得寧耐以待之且如涉川者多以不能寧耐致覆溺之禍故需卦首言利涉大川○項氏安世曰需非終不進也抱實而遇險有待而後進也凡待者皆以其中有可待之實也我實有之但能少待必有光亨之理若其無之何待之有故曰需有孚光亨光亨者不可以盈必敬慎以終之故曰貞吉信能行此則其待不虛其進不溺故曰利涉

大川有孚光亨貞吉者需之道也利涉大川者需之效也○胡氏炳文曰需而無實無光且亨之時需而非正無吉且利之理世有心雖誠實而處事或有未正者故曰孚又曰貞○林氏希元曰凡人作事皆責成於目前其間多有阻礙而目前不可成者其勢不容於不待然不容不待者其心多非所樂其待也未必出於中誠不免於急迫覬望之意如此則懷抱不開胸中許多暗昧抑塞而不光明豁達故聖人特發有孚之義蓋遇事勢之未可為即安於義命從容以待機會而不切切焉以厚覬望則其待也出於真實而非虛假矣如此則心逸日休胸襟洒落而無滯礙不亦光明豁達乎然使心安於需而事或未出於正則將來亦未必可成必也所需之事皆出於正而無行險僥倖之為則功深而效得時動而事起向者之無所需而今皆就緒矣故吉

初九需于郊利用恆无咎

本義郊曠遠之地未近於險之象也而初九陽剛又有能常於其所之象故戒占者能如是則无咎也程傳需者以遇險故需而後進初最遠於險故為需於郊郊曠遠之地也處於曠遠利在安守其常則无咎也不能安常則躁動犯難豈能需於遠而无過也集說孔氏穎達曰難在於坎初九去難既遠故待於郊郊者境上之地去水遠也恆常也遠難待時以避其害故宜保守其常所以无咎○梁氏寅曰需下三爻以去險遠近為吉凶初以陽處下最遠於險故為需於郊之象郊荒遠之地也而君子安處焉故云利用恆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本義沙則近於險矣言語之傷亦災害之小者漸進近坎故有此象剛中能需故得終吉戒占者當如是也

程傳坎為水水近則有沙二去險漸近故為需于沙漸近於險難雖未至於患害已小有言矣凡患難之辭大小有殊小者至於有言言語之傷至小者也二以剛陽之才而居柔守中寬裕自處需之善也雖去險漸近而未至於險故小有言語之傷而无大害終得其吉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沙是水旁之地去水漸近故難稍近而小有言但履健居中以待要會終得其吉也○胡氏炳文曰初最遠坎利用恒乃无咎九二漸近坎小有言矣而曰終吉者初九以剛居剛恐其躁急故雖遠險猶有戒辭九二以剛居柔寬而得中故雖近險而不害其為吉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本義泥將陷於險矣寇則害之大者九三去陷愈近而過剛不中故其象如此程傳泥逼於水也既進逼於險當致寇難之至也三剛而不中又居健體之上有進動之象故致寇也苟非敬慎則致喪敗矣集說王氏申子曰泥則切近水矣險已近而又以剛用剛而進逼之是招致寇難之至也○龔氏煥曰郊沙泥之象視坎水遠近而為言者也易之取象如此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本義血者殺傷之地穴者險陷之所四交坎體入乎險矣故為需於血之象然柔得其正需而不進故又為出自穴之象占者如是則雖在傷地而終得出也程傳四以陰柔之質處於險而下當三陽之進傷於險難者也故云需于血既傷於險難則不能安處必失其居故云出自穴穴物之所安也順以

從時不競於險難所以不至於凶也以柔居陰非能競者也若陽居之則必凶矣蓋無中正之德徒以剛競於險適足以致凶耳 集說 朱子語類問程傳釋穴物之所安曰穴是隘處唤作所安不得柔得正了需而不進故能出於坎陷○楊氏啟新曰剛者能需柔亦能需何也剛柔皆有善惡剛之需猶乾之健而知險也柔之需猶坤之簡而知阻也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本義 酒食宴樂之具言安以待之九五陽剛中正需於尊位故有此象占者如是而貞固則得吉也

程傳 五以陽剛居中得正位乎天位克盡其道矣以此而需何需不獲故宴安酒食以俟之所須必得也既得貞正而所需必遂可謂吉矣 集說 鄭氏維嶽曰繫辭曰需者飲食之道也象曰君子以

飲食宴樂爻曰需於酒食以治道言使斯民樂其樂而利其利期治於必世百年之後而不為近功者須待之義也○喬氏中和曰九五之貞吉也豈徒以酒食云哉險而不陷中自持也

案需之為義最廣其大者莫如王道之以久而成化而不急於淺近之功聖學之以寬而居德而不入於正助之弊卦惟九五剛健中正以居尊位是能盡需之道者故彖傳特舉此爻以當彖辭之義而大象傳又特取此爻爻辭以敝需義之全蓋繼屯蒙之後既治且教而所謂休養生息使之樂樂而利利漸仁摩義使之世變而風移者其在於需乎觀需之卦而不知此爻之義但以諸爻處險之偏乎一義者槩之則需與蹇困何異哉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本義陰居險極无復有需有陷而入穴之象下應九三九三與下二陽需極並進為不速客三人之象柔不能禦而能順之有敬之之象占者當陷險中然於非意之來敬以待之則得終吉也　程傳需以險在前需時而後進上六居險之終終則變矣在需之極久而得矣陰止於六乃安其處故為入於穴穴所安也安而既止後者必至不速之客三人謂下之三陽乾之三陽非在下之物需時而進者也需既極矣故皆上進不速不促之而自來也上六既需得其安處羣剛之來苟不起忌疾忿競之心至誠盡敬以待之雖甚剛暴豈有侵陵之理故終吉也或疑以陰居三陽之上得為安乎曰三陽乾體志在上進六陰位非所止之正故無爭奪之意敬之則吉也　集說胡氏炳文曰入于穴險極而陷之象速者主名客之辭三人乾三陽之象下三陽非皆與上應也有不速之象上柔順有敬之之象上獨不言需險

之極無復有需也外卦險體二陰皆有穴象四出自穴而上則入于穴何哉六四柔正能需猶可出于險故曰出者許其將然也上六柔而當險之終無復能需惟入於險而已故曰入者言其已然也然雖已入於險非意之来敬之終吉君子未嘗無處險之道也○薛氏瑄曰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終吉處横逆之道也○谷氏家杰曰三居下卦之終而示之以敬上居上卦之終而又示之以敬則知處需者貴敬也

總論蔣氏悌生曰需待也以剛健之才遇險陷在前當容忍待時用柔而主静若不度時勢恃剛忿躁而驟進取敗亡必矣初九去險尚遠以用恒免咎九二漸近險亦以用柔守中而終吉九三已逼於險象言敬慎不敗六四已傷於險以柔而不競能出自穴上六險陷之極亦以能敬終吉然則需待之時能含忍守敬皆可以免禍需之時義大矣

䷅ 坎下乾上

程傳訟序卦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人之所需者飲食既有所須爭訟所由起也訟所以次需也為卦乾上坎下以二象言之天陽上行水性就下其行相違所以成訟也以二體言之上剛下險剛險相接能无訟乎又人內險阻而外剛強所以訟也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本義訟爭辨也上乾下坎乾剛坎險上剛以制其下下險以伺其上又為內險而外健又為己險而彼健皆訟之道也九二中實上无應與又為加憂且於卦變自遯而來為剛來居二而當下卦之中有有孚而見窒能懼而得中之象上九過剛居訟之極有終極其訟之象九五剛健中正以居尊位有大人之

象以剛乘險以實履陷有不利涉大川之象故戒占者必有爭辯之事而隨其所處為吉凶也程傳訟之道必有其孚實中无其實乃是誣妄凶之道也卦之中實為有孚之象訟者與人爭辯而待決於人雖有孚亦須窒塞未通不窒則已明无訟矣事既未辨吉凶未可必也故有畏惕中吉得中則吉也終凶終極其事則凶也訟者求辨其曲直也故利見於大人大人則能以其剛明中正決所訟也訟非和平之事當擇安地而處不可陷於危險故不利涉大川也集說孔氏穎達曰窒塞也凡訟之體不可妄興必有信實被物止塞而能惕懼中道而止乃得吉也終凶者訟不可長若終竟訟事雖復窒惕亦有凶也物既有訟須大人決之故利見大人若以訟而往涉危難必有禍患故不利涉大川○胡氏瑗曰孚者由中之信人所以興訟必有由中之信而為他人之所窒塞不得已而興訟然雖已有信實而為人

之窒塞亦須恐懼兢慎而不敢自安則庶幾免於凶禍又中道而止則可以獲吉也大川謂大險大難也凡歷險涉難必須物情相協志氣和同則可得而濟也今訟之時物情違忤而不相得欲濟涉險難必不可得○朱子語類云大凡卦辭取義不一如訟有孚窒惕中吉蓋取九二中實坎為加憂之象終凶蓋取上九終極於訟之象利見大人蓋取九五剛健中正居尊之象不利涉大川又取以剛乘險以實履陷之象此取義不一也然亦有不必如此取者此特其一例也卦辭如此辭極齊整蓋所取諸爻義皆與爻中本辭協亦有雖取爻義而與爻本辭不同者○項氏安世曰利見大人或不與之校如直不疑或為之和解如卓茂或使其心化如王烈或為之辨明如仲由皆訟者之利也不利涉大川涉險之道利在同心此豈相爭之時哉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本義陰柔居下不能終訟故其象占如此程傳六以柔弱居下不能終極其訟者也故於訟之初因六之才為之戒曰若不長永其事則雖小有言終得吉也蓋訟非可長之事以陰柔之才而訟於下難以吉矣以上有應援而能不永其事故雖小有言終得吉也有言災之小者也不永其事而不至於凶乃訟之吉也集說王氏弼曰處訟之始訟不可終故不永所事然後乃吉凡陽唱而陰和陰非先唱者也處訟之始不為訟先雖不能不訟而必辦明也○楊氏簡曰訟之初不深也有不永所事之象訟之初未深小有言而已既不永其事故終吉○胡氏炳文曰初不曰不永訟而曰不永所事之初猶冀其不成訟也小有言與需不同需小有言人不能不小有言也此之小有言我不能已而小有言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本義九二陽剛為險之主本欲訟者也然以剛居柔得下之中而上應九五陽剛居尊勢不可敵故其象占如此邑人三百戶邑之小者言自處卑約以免災患占者如是則无眚矣 程傳二五相應之地而兩剛不相與相訟者也九二自外來以剛處險為訟之主乃與五為敵五以中正處君位其可敵乎是為訟而義不克也若能知其義之不可退歸而逋避以寡約自處則得无過眚也必逋者避為敵之地也三百戶邑之至小者若處強大是猶競也能无眚乎眚過也處不當也與知惡而為有分也 集說荀氏爽曰二者下體之君君不爭則百姓無害也○王氏弼曰以剛處訟不能下物自下訟上宜其不克若能以懼歸竄其邑乃可以免災邑過三百竄而據強災未免也○項氏安世曰一家好訟則百家

安害言三百戶无眚見安者之衆也○俞氏琰曰九二以剛居柔故不克訟逋逃也既逋則近巳者皆無連坐之患故曰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案三百戶无眚傳義皆用王氏說荀氏項氏俞氏則以為所居之邑託以安居義亦可從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本義食猶食邑之食言所享也六三陰柔非能訟者故守舊居正則雖危而終吉然或出而從上之事則亦必无成功占者守常而不出則善也　程傳三雖居剛而應上然質本陰柔處險而介二剛之閒危懼非為訟者也祿者稱德而受食舊德謂處其素分貞謂堅固自守厲終吉謂雖處危地能知危懼則終必獲吉也守素分而无求則不訟矣處危謂在險而承乘皆剛與居訟之時也柔從剛者也下從

上者也三不為訟而從上九所為故曰或從王事无成謂從上而成不在已也訟者剛健之事故初則不永三則從上皆非能訟者也二爻皆以陰柔不終而得吉四亦以不克而渝得吉訟以能止為善也

集說虞氏翻曰道无成而代有終故曰无成坤三同義也○胡氏瑗曰无成者不敢居其成但從王事守其本位本祿而已故獲其吉也○徐氏幾曰聖人於初三兩柔爻皆繫之以終吉之辭所以勉人之無訟也苟知柔而不喜訟者終吉則知剛而好訟者終凶矣○李氏簡曰或從王事无成者謂從王事而不以成功自居也夫訟生於其行之相違而天下之訟又起於矜功而伐善以柔而從剛以下而從上有功而不自居故能不失舊德而終又獲吉也○胡氏炳文曰食舊德與位乎天德語同位必稱德而居故寧德過其位毋位過其德食必稱德而食故寧德浮於食毋食浮於德食猶食邑之食九二邑人三百戶食之

最約者也二剛險本欲訟者能退處於分之小僅可无眚三隂柔本不能訟者能守其分之常雖厲猶吉

○楊氏啓新曰食舊德安其分之所當得是不與人競利也或從王事者分之所不得越是不與人競功也盖不必告訐之風乃謂之

附錄

徐氏幾曰王事即訟一有爭競之心亦訟也

訟事无成即彖之訟不可成也

案本義是戒人以不可從王事也但此爻與坤三之文大同小異不應其義差殊故諸家之說可以與本義相參而楊氏尤為明暢也徐氏即以訟不可成為解亦可備一說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本義即就也命正理也渝變也九四剛而不中故有訟象以其居柔故又為不克而復就正理渝變

其心安處於正之象占者如是則吉也

程傳

四以陽剛而居健體不得中正本為訟者也承五履三而應初五君也義不克訟三居下而柔不與之訟初正應而順從非與訟者也四雖剛健欲訟无與對敵其訟无由而興故不克訟也又居柔以應柔亦為能止之義既義不克訟若能克其剛忿欲訟之心復即就於命革其心平其氣變而為安貞則吉矣命謂正理失正理為方命故以即命為復也方不順也書云方命圮族孟子曰方命虐民夫剛健而不中正則躁動故不安處非中正故不貞不安貞所以好訟也若義不克訟而不訟反就正理變其不安貞為安貞則吉矣

集說

龔氏原曰二與五訟四與初訟其與為敵者強弱不同而皆曰不克者蓋二以下訟上其不克者勢也四以上訟下其不克者理也二見勢之不可故歸而逋竄四知理之不可故復而即命二四皆剛居柔故能如此○楊氏簡曰九剛四柔有

始訟終退之象人惟不安於命故以人力爭訟今不訟而即於命變而安於貞吉之道也

九五訟元吉

本義 陽剛中正以居尊位聽訟而得其平者也占者遇之訟而有理必獲伸矣 **程傳** 以中正居尊位治訟者也治訟得其中正所以元吉也元吉大吉而盡善也吉大而不盡善者有矣 **集說** 王氏肅曰以中正之德齊乖爭之俗元吉也○王氏弼曰處得尊位為訟之主用其中正以斷枉直中則不過正則不邪故訟元吉○趙氏汝楳曰大人在上平諸侯萬民之訟至於見遜畔遜路而息爭吉孰大焉○俞氏琰曰九五以剛明之德居尊而又中正象辭所謂大人是也訟之有理者見之必獲伸矣元吉乃吉之盡善者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本義鞶帶命服之飾褫奪也以剛居訟極終訟而能勝之故有錫命受服之象然以訟得之豈能安久故又有終朝三褫之象其占為終訟无理而或取勝然其所得終必失之聖人為戒之意深矣　程傳九以陽居上剛健之極又處訟之終極其訟者也人之肆其剛強窮極於訟取禍喪身固其理也設或使之善訟能勝窮極不已至於受服命之賞是亦與人仇爭所獲其能安保之乎故終一朝而三見褫奪也　集說王氏弼曰處訟之極以剛居上訟而得勝者也以訟受錫榮何可保故終朝之間褫帶者三也○胡氏炳文曰上九以剛極處訟終卦所謂終凶者也故設此以戒之

邱氏富國曰九五居尊為聽訟之主故訟元吉總論餘五爻則皆訟者也然天下惟剛者訟柔者不

訟初與三柔也故初不永所事而終吉三食舊德而終吉二四上剛也二與五對揆勢不敵而不訟四與初對顧理不可而不訟亦以其居柔故二无眚而四安貞也獨上九處卦之窮下與三對柔不能抗故有錫鞶帶之辭焉然一日三褫辱亦甚矣訟之勝者何足敬乎

䷆ 坎下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程傳　師序卦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之興由有爭也所以次訟也為卦坤上坎下以二體言之地中有水為衆聚之象以二卦之義言之內險外順險道而以順行師之義也以爻言之一陽而為衆陰之主統衆之象也比以一陽為衆陰之主而在上君之象也師以一陽為衆陰之主而在下將帥之象也

本義師兵衆也下坎上坤坎險坤順坎水坤地古者寓兵於農伏至險於大順藏不測於至静之中又卦惟九二一陽居下卦之中為將之象上下五陰順而從之為衆之象九二以剛居下而用事六五以柔居上而任之為人君命將出師之象故其卦之名曰師丈人長老之稱用師之道利於得正而任老成之人乃得吉而无咎戒占者亦必如是也

程傳師之道以正為本興師動衆以毒天下而不以正民弗從也強驅之耳故師以貞為主其動雖正也帥之者必丈人則吉而无咎也蓋有吉而有咎者有无咎而不吉者吉且无咎乃盡善也丈人者尊嚴之稱帥師總衆非衆所尊信畏服則安能得人心之從故司馬穰苴擢自微賤授之以衆乃以衆心未服請莊賈為將也所謂丈人不必素居崇貴但其才謀德業衆所畏服則是也如穰苴既誅莊賈則衆心畏服乃丈人矣又如淮陰侯起於微賤遂為大將蓋其謀為有

以使人尊畏也集說王氏弼曰興役動衆無功罪也故吉乃无吉○朱子語類云吉无咎謂如一件事自家作作出來好方得无罪咎若作得不好雖是好事也則有咎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本義律法也否臧謂不善也晁氏曰否字先儒多作不是也在卦之初為師之始出師之道當謹其始以律則吉不臧則凶戒占者當謹始而守法也程傳初師之始也故言出師之義及行師之道在邦國興師而言合義理則是以律法也謂以禁亂誅暴而動苟動不以義則雖善亦凶道也善謂克勝凶謂殃民害義也在行師而言律謂號令節制行師之道以號令節制為本所以統制於衆不以律則雖善亦凶雖使勝捷猶凶道也制師无法幸而不敗且勝者時有之矣聖人之所戒也集說王氏弼曰

為師之始齊師者也齊衆以律失律則散○程子曰律有二義有出師不以義者有行師而無號令節制者皆失律也○胡氏炳文曰初六才柔故有否臧之戒然以律不言吉否臧則言凶者律令謹嚴出師之常其勝負猶未可知也故不言吉出而失律凶立見矣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本義九二在下為衆陰所歸而有剛中之德上應於五而為所寵任故其象占如此　程傳師卦惟九二一陽為衆陰所歸五居君位是其正應二乃師之主專制其事者也居下而專制其事惟在師則可自古命將閫外之事得專制之在師專制而得中道故吉而无咎蓋恃專則失為下之道不專則无成功之理故得中為吉凡師之道威和並至則吉也既處之盡其善則能成功而安天下故王錫寵命至於

三也凡事至於三者極也六五在上既專倚任復厚其寵數蓋禮不稱則威不重而下不信也它卦九二為六五所任者有矣惟師專主其事而為衆陰所歸故其義最大人臣之道於事无所敢專惟閫外之事則專制之雖制之在已然因師之力而能致者皆君所與而職當為也世儒有論魯祀周公以天子禮樂以為周公能為人臣不能為之功則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則為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為者皆所當為也周公乃盡其職耳子道亦然惟孟子為知此義故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未嘗以曾子之孝為有餘也蓋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承上之寵為師之主任大役重無功則凶故吉乃无咎王三錫命者以其有功故王三加錫命○朱子語類云在師中吉言以剛中之德在師中所以為吉○胡氏炳文曰卦辭師貞丈人吉无咎爻在師中吉无咎即卦

辭意也中則無過不及所以為貞在師而中所以為丈人故師六爻惟九二吉无咎

六三師或輿尸凶

本義輿尸謂師徒撓敗輿尸而歸也以隂居陽才弱志剛不中不正而犯非其分故其象占如此

程傳三居下卦之上居位當任者也不唯其才隂柔不中正師旅之事任當專一二既以剛中之才為上信倚必專其事乃有成功若或更使衆人主之凶之道也輿尸衆主也蓋指三也以三居下之上故發此義軍旅之事任不專一覆敗必矣

集說王氏申子曰三不中不正以柔居剛是小人之才弱志剛者而居二之上是二為主將三躐而尸之也凡任將不專偏裨擅命權不出一者皆輿尸也軍旅何所聽命乎其取敗必矣

六四師左次无咎

本義左次謂退舍也陰柔不中而居陰得正故其象如此全師以退賢於六三逺矣故其占如此

程傳師之進以強勇也四以柔居陰非能進而克捷者也知不能進而退故左次左次退舍也量宜進退乃所當也故无咎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師之常也惟取其退之得宜不論其才之能否也度不能勝而完師以退愈於覆敗逺矣可進而退乃為咎也易之發此義以示後世其仁深矣集說吳氏澄曰

按兵家尚右右為前左為後故八陣圖天前衝地前衝在右天後衝地後衝在左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本義六五用師之主柔順而中不為兵端者也敵加於已不得已而應之故為田有禽之象而其占

利以博執而无咎也言語辭也長子九二也弟子三四也又戒占者專於委任若使君子任事而又使小人參之則是使之輿尸而歸故雖貞而亦不免於凶也

程傳五君位興師之主也故言興師任將之道師之興必以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為生民之害不可懷來然後奉辭以誅之若禽獸入於田中侵害稼穡於義宜獵取則獵取之如此而動乃得无咎若輕動以毒天下其咎大矣執言奉辭也明其罪而討之也若秦皇漢武皆窮山林以索禽獸者也非田有禽也任將授師之道當以長子帥師二在下而為師之主長子也若以弟子衆主之則所為雖正亦凶也弟子凡非長者也自古任將不專而致覆敗者如晉荀林父邲之戰唐郭子儀相州之敗是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陰不先唱柔不犯物犯而後應故往即有功猶如田中有禽而來犯苗若往獵之則无咎過

○朱子語類問易文取義如師之五長子帥師弟子乃是

本爻有此象又卻說弟子輿尸何也曰此假設之辭也言若弟子輿尸則凶矣問此例恐與家人嗃嗃而繼以婦子嘻嘻同曰然○胡氏炳文曰長子即象所謂丈人也自衆尊之則曰丈人自君稱之則曰長子皆長老之稱○蔣氏悌生曰輿尸程傳訓衆主朱義訓撓敗但訓作衆主則與長子帥師為反對其義尤切禽在山林固無事於獵取今入於田則害我禾稼畋而執之宜也長子帥師可也又使弟子衆主之是自取凶咎也○蔡氏清曰田有禽利執言是師貞意長子帥師是丈人意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本義師之終順之極論功行賞之時也坤為土故有開國承家之象然小人則雖有功亦不可使之得有爵土但優以金帛可也戒行賞之人於小人則不可用此占而小人遇之亦不得用此爻也程

傳上師之終也功之成也大君以爵命賞有功也開國封之為諸侯也承家以為卿大夫也承受也小人者雖有功不可用也故戒使勿用師旅之興成功非一道不必皆君子也故戒以小人有功不可用也賞之以金帛祿位可也不可使有國家而為政也小人平時易致驕盈況挾其功乎漢之英彭所以亡也聖人之深慮遠戒也此專言師終之義不取文義蓋以其大者若以文言則六以柔居順之極師既終而在无位之地善處而无咎者也

集說 朱子語類云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舊時說只作論功行賞之時不可及小人今思他既一例有功如何不及他得看來開國承家一句是公共得底未分別君子小人在小人勿用則是勿更用他與之謀議經畫耳漢光武能用此義自定天下之後一例論功行封其所以用之在左右者則鄧禹耿弇賈復數人他不與馬此義方思量得如此未曾改入本義且記取○趙氏汝楳

曰大君六五也周官軍將皆命卿開國者出封為諸侯師帥皆中大夫旅帥皆下大夫承家者大夫之采邑○又曰知勇之人不能皆全材用於戎行有將帥節制於上未見其害今為國為家有民人有社稷則不可屬之小人○胡氏炳文曰初師之始故紀其出師而有律上師之終故紀其還師而賞功六爻中將兵將將伐罪賞功靡所不載不曰小人勿用則又戒辭也雖然亦在於謹其始焉耳曰丈人曰長子用以行師者得其人及其開國承家自不至於用小人矣○林氏希元曰小人立功不得不一例賞以爵邑若一例賞以爵邑又恐播惡於衆不若於行師之初不用之為愈也故象傳謂其必亂邦象辭於師貞之下即言宜用丈人五爻之辭又戒用弟子即此意也師之始既言之師之終而復言正戒人當謹於其始也

案小人勿用非既用而不封亦非既封而不用乃是從初不用所謂丈人吉弟子凶者自其出師之始而

已然也胡氏林氏之説皆合卦意但此處小人勿用小人二字又似所包者廣蓋非專論在師立功之人乃是謂亂定之後建官惟賢不可復用小人恐為他日之亂本爾如解卦難既平矣必曰小人退既濟卦三年克之矣又必曰小人勿用皆此意也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御纂周易折中卷二

臣永瑢恭校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汪日章

校對官監丞臣侍朝

謄録監生臣胡永齡

御纂周易折中卷二

䷇ 坤下 坎上

程傳比序卦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親輔也人之類必相親輔然後能安故既有衆則必有所比比所以次師也為卦上坎下坤以二體言之水在地上物之相切比無間莫如水之在地上故為比也又衆爻皆陰獨五以陽剛居君位衆所親附而上亦親下故為比也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本義比親輔也九五以陽剛居上之中而得其正上下五陰比而從之以一人而撫萬邦以四海而

仰一人之象故筮者得之則當為人所親輔然必再筮以自審有元善長永正固之德然後可以當衆之歸而无咎其未比而有所不安者亦將皆來歸之若又遲而後至則此交已固彼來已晚而得凶矣若欲比人則亦以是而反觀之耳

程傳

比吉道也人相親比自為吉道故雜卦云比樂師憂人相親比必有其道苟非其道則有悔咎故必推原占決其可比者而比之筮謂占決卜度非謂以著龜也所比得元永貞則无咎元謂有君長之道永謂可以常久貞謂得正道上之比下必有此三者下之從上必求此三者則无咎也人之不能自保其安寧方且來求親比得所比則能保其安當其不寧之時固宜汲汲以求比若獨立自恃求比之志不速而後則雖夫亦凶矣夫猶凶況柔弱者乎夫剛立之稱傳曰子南夫也又曰是謂我非夫凡生天地之間者未有不相親比而能自存者也雖剛強之至未有能獨立者也比之

道由兩志相求兩志不相求則睽矣君懷撫其下下親輔於上親戚朋友鄉黨皆然故當上下合志以相從苟无相求之意則離而凶矣大抵人情相求則合相持則睽相持相待莫先也人之相親固有道然而欲比之志不可緩也

集說

郭氏雍曰一陽之卦得位者師比而已得君位者為比得臣位者為師○馮氏椅曰萃與比下體坤順同上體水澤不相遠惟九四一爻有分權之象故元永貞言於五比下無分權者故元永貞言於卦義各有在也○胡氏一桂曰六十四卦惟蒙比以筮言蒙貴初而比貴原者蓋發蒙之道當視其初筮之專誠顯比之道當致其原筮而謹審所以不同也○胡氏炳文曰原筮本義讀如原蠶原廟原田之原義皆訓再曰吉曰无咎曰凶皆占辭吉上下相比之占統言也无咎所比者之占凶比人者之占分言也蒙比卦辭特發兩筮字以示占者之通例筮得蒙卦辭蒙亨者與亨蒙者皆可用

筮得此卦辭為人所比與求比者皆可用顧其所處所存者何如耳蒙之筮問之人者也不一則不專比之筮問其在我者也不再則不甯不寧方來指下四陰而言來者自來後者自後吾惟問我之可比不可比彼之來比不來比吾不問也此固王者大公之道而為九五之顯比者也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

本義比之初貴乎有信則可以无咎矣若其充實則又有它吉也　程傳初六比之始也相比之道以誠信為本中心不信而親人人誰與之故比之始必有孚誠乃无咎也孚信之在中也誠信充實於內若物之盈滿於缶中也缶質素之器言若缶之盈實其中外不加文飾則終能來有它吉也它非此也外也若誠實充於內物无不信豈用飾外以求比乎誠信中實雖它外皆當感而來從孚信比之本也

集說鄭氏汝諧曰五爲比之主初最遠而非其應何以有吉義蓋幾生於應物之先而誠出於志之未變故以信求比何咎之有盈充也缶素器也居下而位卑擬吾之信以充之雖遠而非其應終必應而有它吉矣有它吉者非期於必得而得之也○胡氏炳文曰與人交止於信親比之初能有誠信所以比之无咎及其誠信充實則非特无咎又有它吉初六不與五應故曰有它大過九四中孚初九皆曰有它彼則戒其有它向之心此則許其有它至之吉也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本義柔順中正上應九五自內比外而得其正吉之道也占者如是則正而吉矣　程傳二與五爲正應皆得中正以中正之道相比者也二處於內自內謂由己也擇才而用雖在乎上而以身許國

必由於己已以得君道合而進乃得正而吉也以中正之道應上之求乃自內也不自失也汲汲以求比者非君子自重之道乃自失也

集說 梁氏寅曰二與五爲比由內而比外者也凡貞吉有文之本善者有交非貞而爲之戒者此曰貞吉交之本善也言自內比外而得其正是以吉也○谷氏家杰曰自內之所有者以比之道不變塞也卽此是正故吉

六三比之匪人

本義 陰柔不中正承乘應皆陰所比皆非其人之象其占大凶不言可知

程傳 三不中正而所比皆不中正四陰柔而不中二存應而比初皆不中正匪人也比於匪人其失可知悔吝不假言也故可傷二之中正而謂之匪人隨時取義各不同也

集說 王氏弼曰四自外比二爲五應近不相得遠則

無應所與比者皆非己親故曰比之匪人○朱子語類云初應四爲比得其人二應五亦爲比得其人惟三乃應上上爲比之无首者故爲比之匪人也○趙氏汸曰初比於五先也二應也四承也六三無是三者之義將不能比五矣

六四外比之貞吉

本義以柔居柔外比九五爲得其正吉之道也占者如是則正而吉矣

程傳四與初不相應而五比之外比於五乃得貞正而吉也君臣相比正也相比相與宜也五剛陽中正賢也居尊位在上也親賢從上比之正也故爲貞吉以六居四亦爲得正之義又陰柔不中之人能比於剛明中正之賢乃得正而吉也又比賢從上必以正道則吉也數說相須其義始備

集說易氏祓曰易以上卦爲外下卦

爲內而二體亦各有內外四與五同體而言外比者亦所以比五也○李氏過曰二與四皆比於五二應五在卦之內故言比之自內四承五在卦之外故言外比之外內雖異而得其所比其義一也故皆言貞吉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

本義一陽居尊剛健中正卦之羣陰皆來比己顯其比而无私如天子不合圍開一面之網來者不拒去者不追故爲用三驅失前禽而邑人不誠之象蓋雖私屬亦喻上意不相警備以求必得也凡此皆吉之道占者如是則吉也

程傳五居君位處中得正盡比道之善者也人君比天下之道當顯明其比道而已如誠意以待物恕己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天下蒙其惠澤是人君親比天下之道也如是天下

孰不親比於上若乃暴其小仁違道干譽欲以求下之比其道亦狹矣其能得天下之比乎故聖人以九五盡比道之正取三驅爲喻曰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先王以四時之畋不可廢也故推其仁心爲三驅之禮乃禮所謂天子不合圍也成湯祝網是其義也天子之畋圍合其三面前開一路使之可去不忍盡物好生之仁也只取其不用命者不出而反入者也禽獸前去者皆免矣故曰失前禽也王者顯明其比道天下自然來比來者撫之固不煦煦然求比於物若田之三驅禽之去者從而不追來者則取之也此王道之大所以其民皥皥而莫知爲之者也邑人不誠吉言其至公不私无遠邇親踈之別也邑者居邑易中所言邑皆同王者所都諸侯國中也誠期約也待物之一不期誠於居邑如是則吉也聖人以大公无私治天下於顯比見之矣非惟人君比天下之道如此大率人之相比莫不然以臣於君言之

竭其忠誠致其才力乃顯其比君之道也用之與否在君而已不可阿諛逢迎求其比已也在朋友亦然修身誠意以待之親已與否在人而已不可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比已也於鄉黨親戚於衆人莫不皆然三驅失前禽之義也

集說

朱子語類問伊川解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所謂來者撫之去者不追與失前禽而殺不去者所譬頗不相類如何曰田獵之禮置旃以爲門刈草以爲長圍田獵者自門驅而入禽獸向我而出者皆免惟被驅而入者皆獲故以前禽比去者不追獲者譬來則取之大意如此無緣得一一相似伊川解此句不須疑但邑人不誠吉一句似可疑恐易之文義不如此耳○又云邑人不誠如有閧無聲言其自不消相告誡又如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相似○胡氏炳文曰諸陰爻皆言比之陰比陽也五言顯比陽爲陰所比也師比之五皆取田象師之田有禽害物之禽也比之失前禽皆

已之禽也在師則執之王者之義也在比能失之王者之仁也○梁氏寅曰九五陽剛中正爲比之主陽剛則明而不暗中正則公而不私此其所以爲顯比也以象言之如田狩而用三驅失前禽來者不拒去者不追此上之比下也固顯比也比下既得其道則雖私屬亦喻上意而不待告誡此下之比上也亦顯比也上下之相比同一顯明之道又安有不吉乎○林氏希元曰顯與隱對光明正大而無隱伏回曲闇昧褊窄者顯也隱伏回曲闇昧褊窄而不光明正大者隱也王者以父母天下爲職生養教誨但知吾分所當爲盡其道而爲之至於民之感恩與否則聽其在彼初不屑屑焉暴其私恩小惠違道干譽以求百姓之我親此其施爲舉措何等光明正大而豈有隱伏回曲闇昧褊窄之病故謂之顯比譬如王者解一面之網用三驅之田禽獸向我而入者取之背我而前去者則失之初不求於必得至於私屬亦喻上意

不相警備以求必得焉夫王用三驅失前禽者王道之得邑人不誡者王化之行凡此皆吉之道也王者能如九五之顯比則亦王道得而王化行矣○陸氏振奇曰三驅失禽置失得於勿恤者然蕩平之王心邑人不誡泯知識於大順者然熙皞之王化

案本義解邑人不誡謂不相警備以求必得似以爲求所失之前禽也然語類只作有閑無聲之意尤爲精切蓋言王者田獵而近郊之處畧不驚擾耳本義係朱子未脩改之書故其後來講論每有不同若皆此類也大抵文意是以田獵喻王者皞皞之氣象前禽失而不追邑人居而不誡遠去者若不知有王者之親乃所以爲親之至也近附者若不知有王者之尊乃所以爲尊之至也顯比之世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而所謂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者又如此

上六比之无首凶

本義陰柔居上无以比下凶之道也故爲无首之象而其占則凶也程傳六居上比之終也首謂始也凡比之道其始善則其終善矣有其始而无其終者或有矣未有无其始而有終者也故比之无首至終則凶也此據比終而言然上六陰柔不中處險之極固非克終者也始比不以道隙於終者天下多矣

集說王氏弼曰无首後也處卦之終是後夫也爲時所棄宜其凶也○王氏申子曰五以一陽居尊四陰比之於下故彖傳曰下順從也而上六孤立於外而不從豈非後夫之象

䷈ 乾下巽上

程傳小畜序卦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相比附則爲聚聚畜也又相親比則志相畜小畜所

以次比也畜止也止則聚矣為卦巽上乾下乾在上之物乃居巽下夫畜止剛健莫如巽順為巽所畜故為畜也然巽陰也其體柔順惟能以巽順柔其剛健非能力止之也畜道之小者也又四以一陰得位為五陽所說得位得柔巽之道也能畜羣陽之志是以為畜也小畜謂以小畜大所畜聚者小所畜之事小以陰故也象專以六四畜諸陽為成卦之義不言二體蓋舉其重者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本義 巽亦三畫卦之名一陰伏於二陽之下故其德為巽為入其象為風為木小陰也畜止之之義也上巽下乾以陰畜陽又卦惟六四一陰上下五陽皆為所畜故為小畜又以陰畜陽能係而不能固亦為所畜者小之象內健外巽二五皆陽各居一卦之中而用事有剛而能中其志得行之象故其占當得

亨通然畜未極而施未行故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蓋密雲陰物西郊陰方我者文王自我也文王演易於羑里視岐周爲西方正小畜之時也筮者得之則占亦如其象云

程傳

雲陰陽之氣二氣交而和則相畜固而成雨陽倡而陰和順也故和若陰先陽倡不順也故不和不和則不能成雨雲之畜聚雖密而不成雨者自西郊故也東北陽方西南陰方自陰倡故不和而不能成雨以人觀之雲氣之興皆自四遠故云郊據西而言故云自我畜陽者四畜之主也

集說

胡氏瑗曰陰陽交則雨澤乃施若陽氣上升而陰氣不能固蔽則不雨若陰氣雖能固蔽而陽氣不交亦當不雨猶若釜甑之氣以物覆之則蒸而爲水也自我西郊是雲氣起於西郊之陰位必不能爲雨也○程子語録或以小畜爲臣畜君以大畜爲君畜臣曰不必如此大畜只是所畜者大小畜只是所畜者小不必指定一件事便是君畜臣臣畜

君皆是這道理隨大小用○張氏浚曰臣之誠意雖通於上而君德未孚若天氣未應曰密雲不雨西郊陰位自我西郊言陽氣未應也○朱子語類問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曰凡雨者皆是陰氣盛凝結得密方濕潤下降為雨今乾上進一陰止他不得所以彖中云尚往也是指乾欲上進之象到上九則以卦之始終言畜極則散遂為既雨既處陰德盛滿如此所以有君子征凶之戒○邱氏富國曰乾本在上之物今在巽下則為柔所畜故曰小畜但六四以一陰而畜止五陽能係其志而不能固其志此又畜道之小者也夫物畜則止止極則行故小畜亦有亨義密雲陰氣也自二至四互兌屬西方故曰西郊四以柔居柔故有此象凡雲自東而西則雨自西而東則不雨陰先倡也小畜以柔為主不能固陽而止之故雲雖密而不雨○林氏希元曰小畜有二義一是以小畜大一是所畜者小亦惟以小畜大故所畜者小其歸一

而已矣問天氣屬陽地氣屬陰今以陰畜陽反以天氣為陰地氣為陽何也曰以兩儀之分言則位乎下而氣上騰者為陰位乎上而氣下降者為陽自四象之交言則陰之騰上者又為陽陽之下降者又為陰此蒙引之說也可以發朱子之所未發

案此卦須明取象之意則卦義自明象言密雲不雨者地氣上騰而天氣未應以其雲之來自我西郊陰倡而陽未和故也蓋以上下之陰陽言之則地氣陰也天氣陽也以四方之陰陽言之則西方陰也東方陽也陰感而陽未應乃卦所以為小畜之義彖傳尚往謂陰氣上升施未行謂陰氣未能成雨而降也以人事擬之則是臣子志存國家未能得君父和合之象諸家或以地氣上升者為陽天氣下應者為陰故於彖傳尚往亦屬陽說惟張氏以為天氣未應者於卦義極相合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本義 下卦乾體本皆在上之物志欲上進而為陰所畜然初九體乾居下得正前遠於陰雖與四為正應而能自守以正不為所畜故有進復自道之象占者如是則无咎而吉也 程傳 初九陽爻而乾體陽在上之物又剛健之才足以上進而復與在上同志其進復於上乃其道也故云復自道復既自道何過咎之有无咎而又有吉也諸爻言无咎者如是則无咎矣故云无咎者善補過也雖使爻義本善亦不害於不如是則有咎之義初九乃由其道而行无有過咎故云何其咎无咎之甚明也 集說 王氏申子曰復反也初以陽剛居健體志欲上行而為四得時得位者所畜故復然初剛而得正雖為所畜而復如自守以正不為所畜者故曰復自道言雖為彼所畜而吾實自復於道也 ○ 龔氏煥曰復自道此復

守與无往不復不遠復之義同謂復於在下之位而不進也初九以陽剛之才位居最下為陰所畜知幾不進而自復其道焉何咎之有九二牽復亦謂與初九牽連而內復也易及諸經無有以復為上進者○俞氏琰曰復謂返於本位也以初九之剛往應六四之柔而受其制豈不失其道而有咎今也返而以正道自守故能轉咎而為吉○何氏楷曰天地閒氣化人事皆有陰畜陽之時陽既為陰所畜便不宜過剛躁動初以陽才居陽位潛伏於下何咎之有先言何其咎而後言吉者以无咎為吉也

案傳義皆以復為上進沿王弼舊說也以大畜初二爻比例觀之則王氏龔氏諸說為長

九二牽復吉

本義三陽志同而九二漸近於陰以其剛中故能與初九牽連而復亦吉道也占者如是則吉矣

程傳二以陽居下體之中五以陽居上體之中皆以陽剛居中為陰所畜俱欲上復五雖在四上而為其所畜則同是同志者也夫同患相憂二五同志故相牽連而復二陽並進則陰不能勝得遂其復矣故吉也曰遂其復則離畜矣乎曰凡爻之辭皆謂如是則可以如是若已然則時已變矣尚何教誡乎五為巽體巽畜於乾而反與二相牽何也曰舉二體而言則巽畜乎乾全卦而言則一陰畜五陽也在易隨時取義皆如此也 集說王氏申子曰二所乘之初為陰所畜說亦既復矣所承之三又為陰所畜說輻而不進矣二以陽處陰居下得中上又無應故不待畜即與同類牽連而復是不自失其中者也自能審進退而不失其中故吉○何氏楷曰與初相牽連而復居於下故吉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

本義九三亦欲上進然剛而不中迫近於陰而又非正應但以陰陽相說而爲所係畜不能自進故有輿說輻之象然以志剛故又不能平而與之爭故又爲夫妻反目之象戒占者如是則不得進而有所爭也

程傳三以陽爻居不得中而密比於四陰陽之情相求也又暱比而不中爲陰畜制者也故不能前進猶車輿說去輪輻言不能行也夫妻反目陰制於陽者也今反制陽如夫妻之反目也反目謂怒目相視不順其夫而反制之也婦人爲夫寵惑既而遂反制其夫未有夫不失道而妻能制之者也故說輻反目三自爲也

集說項氏安世曰輻陸氏釋文云本亦作輹按輻車轑也輹車軸縛也輻以利輪之轉輹以利軸之轉然輻無說理必輪破轂裂而後可說若輹則有說時車不行則說之矣大畜大壯皆作輹字○又曰九三反目稱妻言相敵也上九既而稱婦言相順也○胡氏炳文曰大畜九二與說輹

輹與輻或據左氏傳註以為通用何也曰說文輹車下横木非輻也大畜九二說輹剛而得中自止而不進也小畜九三說輻剛而不中止於陰而不得進也說輹可復進說輻則不可以行矣

案九三比近六四故有夫妻之象過剛不能自制其動雖有六四比近畜之不能止也進不利於行故曰輿說輻退不安其室故曰夫妻反目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本義 以一陰畜衆陽本有傷害憂懼以其柔順得正虛中巽體二陽助之是有孚而血去惕出之象也无咎宜矣故戒占者亦有其德則无咎也

程傳 四於畜時處近君之位畜君者也若內有孚誠則五志信之從其畜也卦獨一陰畜衆陽者也諸陽之志係於四四苟欲以力畜之則一柔敵衆剛必見

傷害惟盡其孚誠以應之則可以感之矣故其傷害遠其危懼免也如此此則可以无咎不然則不免乎害矣此以柔畜剛之道也以人君之威嚴而微細之臣有能畜止其欲者蓋有孚信以感之也

集說

項氏安世曰以陰畜陽以小包大能無憂乎獨恃與五有孚故能離其血惕去而出之以免於咎臣之畜君必信而後濟非與上合志不可爲也

案此爻程傳之說獨明蓋惟此爻與彖意合者以其爲卦之主故也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本義巽體三爻同力畜乾鄰之象也而九五居中處尊勢能有爲以兼乎上下故爲有孚攣固用富厚之力而以其鄰之象以猶春秋以某師之以言能左右之也占者有孚則能如是也

程傳小畜

衆陽爲陰所畜之時也五以中正居尊位而有孚信則其類皆應之矣故曰攣如謂牽連相從也五必援挽與之相濟是富以其鄰也五以居尊位之勢如富者推其財力與鄰比共之也君子爲小人所困正人爲羣邪所厄則在下者必攀挽於上期於同進在上者必援引於下與之戮力非獨推已力以及人也固資在下之助以成其力耳

集說

朱子語類云孚有在陽爻有在陰爻伊川謂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

案此爻之義從來未明今以卦意推之則六四者近君之位也所謂小畜者也九五者君位也能畜其德以受臣下之畜者也四曰有孚是積誠以格其君五亦曰有孚是推誠以待其下上下相孚而後畜道成矣故四曰上合志者指五也五曰以其鄰者指四也四與五相近故曰鄰又鄰即臣也書曰臣哉鄰哉鄰哉是

也富者積誠之滿也積誠之滿至於能用其鄰則其鄰亦以誠應之矣故象傳曰不獨富也以誠感誠之謂也大抵上下之閒不實心則不能相交故曰富以其鄰不虛心則亦不能相交故曰不富以其鄰所取象者本於陽實陰虛而其義一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本義 畜極而成陰陽和矣故爲既雨既處之象蓋尊尚陰德至於積滿而然也陰加於陽故雖正亦厲然陰既盛而抗陽則君子亦不可以有行矣其占如此爲戒深矣 **程傳** 九以巽順之極居卦之上處畜之終從畜而止者也爲四所止也既雨和也既處止也陰之畜陽不和則不能止既和而止畜之道成矣大畜畜之大故極而散小畜畜之小故極而成尚德載四用柔巽之德積滿而至於成也陰柔之畜

剛非一朝一夕能成由積累而至可不戒乎載積滿也詩云厥聲載路婦貞厲婦謂陰以陰而畜陽以柔而制剛婦若貞固守此危厲之道也安有婦制其夫臣制其君而能安者乎月望則與日敵矣幾望言其盛將敵也陰已能畜陽而云幾望何也此以柔巽畜其志也非力能制也然不已則將盛於陽而凶矣於幾望而爲之戒曰婦將敵矣君子動則凶也君子謂陽征動也幾望將盈之時若已望則陽已消矣尚何戒乎

集說　楊氏時曰三陽下進一陰畜之不能固故密雲不雨尚往也至上九則往極矣故既處夫陰陽和則雨而婦以順爲正雖畜而至於雨以是爲正則厲矣月邇日以爲明者也望則與日敵故幾望則不可過君子至此而猶征焉則凶之道也小畜以陰畜陽爲主其極必疑陽故戒之如此○項氏安世曰上九居畜之極畜道已成昔之不雨者今既雨矣昔之尚往者今既處矣象之所謂亨於是見之載者

積也畜至於上其德積而成載則所畜大矣然以小畜大非可常之事也婦道貞此而不變則為危君子過此而復行則為凶蓋月望則昃陰極則消自然之理也○王氏應麟曰小畜上九月幾望則凶陰疑陽也歸妹六五月幾望則吉陰應陽也中孚六四月幾望則无咎陰從陽也

案此爻亦以畜道既成言之耳楊氏說最完善

䷉ 兌下乾上

程傳 履序卦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夫物之聚則有大小之別高下之等美惡之分是物畜然後有禮履所以繼畜也履禮也禮人之所履也為卦天上澤下天而在上澤而處下上下之分尊卑之義理之當也禮之本也常履之道也故為履履踐也藉也履物為踐履於物為藉以柔藉剛故為履也不曰

剛履柔而曰柔履剛者剛乘柔常理不足道故易中惟言柔乘剛不言剛乘柔也言履藉於剛乃見卑順說應之義

履虎尾不咥人亨

本義 兌亦三畫卦之名一陰見於二陽之上故其德為說其象為澤履有所躡而進之義也以兌遇乾和說以躡剛强之後有履虎尾而不見傷之象故其卦為履而占如是也人能如是則處危而不傷矣

程傳 履人所履之道也天在上而澤處下以柔履藉於剛上下各得其義事之至順理之至當也人之履行如此雖履至危之地亦无所害故履虎尾而不見其咥嚙所以能亨也

集說 朱子語類云履上乾下兌以陰躡陽是隨後躡他如踏他脚跡相似所以云履虎尾卦之三四爻發虎尾義便是陰去躡

他陽後處○李氏簡曰履禮也行之以和故能進退履衆剛而不見傷禮之用和爲貴其是之謂乎○胡氏炳文曰程傳訓履爲踐爲藉以上下論也本義云有所躡而進以前後論也於尾字爲切諸家多以兑爲虎本義從程傳以乾爲虎本夫子彖傳意也不咥人亨大抵人之涉世多是危機不爲所傷乃見所履

大傳曰易之興也其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莫危於履虎尾之辭矣故九卦處憂患以履爲首○梁氏寅曰履者踐履也人之於禮亦踐行其天理者故履爲禮也夫虎剛猛之獸乾三陽虎之象也上爲虎之首則四爲虎之尾兑履乾之後履虎尾之象也虎咥人者也然以和說履之則不見咥而反致亨以是覩之人之踐履畢遯何往而不亨乎然和非阿容也說非佞媚也亦恭順而不失其正耳兑之傳曰剛中而柔外此其道也○蔡氏清曰八卦惟兑爲至弱惟乾爲至健今以至弱者而躡於至健者之後

自是危機故獨以履名卦而彖傳復取其德而謂之履虎尾不咥人亨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

本義以陽在下居履之初未為物遷率其素履者也占者如是則往而无咎也　程傳處履者不行之義初處至下素在下者也而陽剛之才可以上進若安其卑下之素而往則无咎矣夫人不能自安於貧賤之素則其進也乃貪躁而動求去乎貧賤耳非欲有為也既得其進驕溢必矣故往則有咎賢者則安履其素其處也樂其進也將有為也故得其進則有為而无不善乃守其素履者也　集說胡氏炳文曰初未交於物有素象案本義與蔡氏皆曰居履之初不為物遷蔡氏則曰素者無文之謂蓋復禮也履初言素禮以質為本也賁文也賁上言白文之極反而質也白賁无咎其即素履往无咎與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本義剛中在下无應於上故爲履道平坦幽獨守貞之象幽人履道而遇其占則貞而吉矣　程傳九二居柔寛裕得中其所履坦坦然平易之道也雖所履得坦易之道亦必幽靜安恬之人處之則能貞固而吉也九二陽志上進故有幽人之戒　集說梁氏寅曰行於道路者由中則平坦從旁則崎險九二以剛居中是履道而得其平坦者也持身如是不輕自售故爲幽人貞吉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

本義六三不中不正柔而志剛以此履乾必見傷害故其象如此而占者凶又爲剛武之人得志而肆暴之象如秦政項籍豈能久也　程傳三以陰居陽志欲剛而體本陰柔安能堅其所履故如盲

眇之視其見不明跛躄之履其行不遠才既不足而又處不得中履非其正以柔而務剛其履如此是履於危地故曰履虎尾以不善履履危地必及禍患故曰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如武暴之人而居人上肆其躁率而已非能順履而遠到也不中正而志剛乃爲羣陽所與是以剛躁蹈危而得凶也

集說

耿氏南仲曰視欲正視而不正則眇者也行欲中行而不中則跛者也故歸妹初九不中則爲跛九二不正則爲眇履六三不中又不正故跛眇兼焉歸妹履皆兌下也〇王氏申子曰三以陰居陽以柔履剛謂其明耶則衆陽而獨陰謂其不明耶則又居於陽眇能視之象也謂其能行耶則衆剛而獨柔謂其不能行耶則又履乎剛跛能履之象也是體暗而用明才弱而志剛者也而又不中不正故不自度量而一於進敢於蹈危而取禍如履虎尾而受咥人之凶也若不顧强弱勇猛直前惟武人用之以有爲于大君之

事則可然彖亦主三而言曰不咥人亨此曰咥人凶何也蓋彖總言一卦之體爻則據其時與位而言所以不同○吳氏澄曰彖通指一卦而言則上九虎之首也虎口實而合有不咥之象此專據一爻而言則三爲兌之上晝也兌口虛而開故有咥人之象○胡氏炳文曰凡卦辭以爻爲主則爻辭與卦同如屯卦利建侯而初爻亦利建侯以卦上下體論則爻辭與卦不同如此卦云履虎尾不咥人而六三則曰咥人是也卦書不咥人兌三爻說體自與乾三爻健體相應也爻書咥人六三一爻與上九一爻獨相應履虎尾而首應也

案武人爲于大君王氏之說得之蓋三非大君之位且爲于兩字語氣亦不順也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即此句之意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本義九四亦以不中不正履九五之剛然以剛居柔故能戒懼而得終吉　程傳九四陽剛而乾體雖居四剛勝者也在近君多懼之地无相得之義五復剛決之過故爲履虎尾愬愬畏懼之貌若能畏懼則當終吉蓋九雖剛而志柔四雖近而不處故能兢慎畏懼則終免於危而獲吉也　集說王氏弼曰逼近至尊以陽承陽處多懼之地故曰履虎尾愬愬也然以陽居陰以謙爲本雖處危懼終獲其志故終吉也○王氏宗傳曰經曰四多懼處多懼之地而復以恐懼自處所謂愬愬也四處三陽之後故亦曰履虎尾無忘其愬愬之戒故曰終吉在卦德曰履虎尾不咥人亨其九四之謂乎○朱子語類云履三爻正是躡他虎尾處四上躡五亦爲虎尾之象○胡氏炳文曰本義於三之履虎尾曰不中不正以履乾

是以乾爲虎而三在其後也於四之履虎尾則曰亦以不中不正履九五之剛是以九五爲虎而四在其後也三四皆不中正而占有不同者三多凶以柔居剛其凶也宜四多懼以剛居柔所以終吉

九五夬履貞厲

本義九五以剛中正履帝位而下以兌說應之凡事必行无所疑礙故其象爲夬決其履雖使得正亦危道也故其占爲戒深矣

程傳夬剛決也五以陽剛乾體居至尊之位任其剛決而行者也如此則雖得正猶危厲也古之聖人居天下之尊明足以照剛足以決勢足以專然而未嘗不盡天下之議雖芻蕘之微必取乃其所以爲聖也履帝位而光明者也若自任剛明決行不顧雖使得正亦危道也可固守乎有剛明之才苟專自任猶爲危道況剛明不足者乎易中云貞厲義各不同隨卦可見

集說項氏安世曰六三於彖辭爲亨者以下卦言之有和說之德也於本爻爲凶者資本陰柔履位不正宜其凶也九五於彖辭爲不疚者以上卦言之有剛健中正之德也於本爻爲厲者以剛行剛志在夬決其理雖正其事則危也凡彖多言卦德凡爻多論爻位○王氏申子曰履之卦義履剛也履剛之道尚柔不尚剛也五雖中正以履帝位然以剛居剛是一於尚剛者也夬履謂決於行也一於任剛決行而不顧則於中正之道豈能无咎乎若貞固守此危道也故曰貞厲

案凡彖傳中所贊美則其爻辭無凶厲者何獨此爻不然蓋履道貴柔九五以剛居剛是決於履也然以其有中正之德故能常存危厲之心則雖決於履而動可無過舉矣書云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此其所以履帝位而不疚也與凡易中貞厲有厲有以常存危懼之心爲義者如噬嗑之貞厲无咎夬之其危乃光

是也然則此之貞厲兌五之有厲當從此例也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本義視履之終以考其祥周旋無虧則得元吉占者禍福視其所履而未定也

程傳上處履之終於其終視其所履行以考其善惡禍福若其旋則善且吉也旋謂周旋完備無不至也人之所履考視其終若終始周完無疚善之至也是以元吉人之吉凶係其所履善惡之多寡吉凶之小大也

集說王氏弼曰禍福之祥生乎所履處履之極履道成矣故可視履而考祥也居極應說高而不危是其旋也

履道大成故元吉○梁氏寅曰上履之終也人之所履觀之於始則誠偽未可見惟觀之於終然後見也故視其所履以考其善若周旋無虧則其吉大矣

是爻也豈非動容周旋中禮而為盛德之至與

總論項氏安世曰一陰一陽之卦在下者爲復姤在上者爲夬剝其義主於消長也在二五者陽在二爲師之將在五爲比之主陰在二爲同人之君子在五爲大有之君子其義主於得位也在三四者陽在三則以剛行柔爲勞謙在四則以剛制柔爲由豫陰在三則以柔行剛爲履在四則以柔制剛爲小畜其義主於用事也大抵用事之爻在下者爲行己之事在上者爲制人之事○又曰履之六爻皆以履柔爲吉故九二爲坦坦九四爲愬愬終吉上九爲其旋元吉皆履柔也六三卦辭本善終以履剛爲凶初九九五所履皆正然初僅能无咎五不免於厲皆履剛也是故初則懼其失初心之正而教之以保其素五則懼其恃勢位之正而教之以謹其決蓋剛者喜動而好決任剛而行者後多可悔之事也

☷☰乾下坤上

程傳泰序卦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履得其所則舒泰泰則安矣泰所以次履也為卦坤陰在上乾陽居下天地陰陽之氣相交而和則萬物生成故為通泰

泰小往大來吉亨

本義泰通也為卦天地交而二氣通故為泰正月之卦也小謂陰大謂陽言坤往居外乾來居內又自歸妹來則六往居四九來居三也占者有剛陽之德則吉而亨矣程傳小謂陰大謂陽往往之於外也來來居於內也陽氣下降陰氣上交也陰陽和暢則萬物生遂天地之泰也以人事言之大則君上小則臣下君推誠以任下臣盡誠以事君上下之志通朝廷之泰也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君子來處於內小人往處於外是君子得位小人在下天下之泰也泰之道吉而且亨也不云元吉元亨者時有汙隆治

有小大雖泰豈一概哉言吉亨則可包矣 集說 劉氏牧曰往來者以內外卦言之由內而之外為往由外而復內為來○蔡氏清曰卦名曰泰以天地交而二氣通就造化之本不可相無上取也卦辭曰小往大來以內君子外小人而言就淑慝之分上取也然則泰有二乎曰一也但是天地交而二氣通則決然內陽而外陰矣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本義 三陽在下相連而進拔茅連茹之象征行之吉也占者陽剛則其征吉矣郭璞洞林讀至彙字絕句下卦放此 程傳 初以陽爻居下是有剛明之才而在下者也時之否則君子退而窮處時既泰則志在上進也君子之進必與其朋類相牽援如茅之根然拔其一則牽連而起矣茹根之相牽連者故

以爲象彙類也賢者以其類進同志以行其道是以吉也君子之進必以其類不惟志在相先樂於與善實乃相賴以濟故君子小人未有能獨立不賴朋類之助者也自古君子得位則天下之賢萃於朝廷同志協力以成天下之泰小人在位則不肖者並進然後其黨勝而天下否矣蓋各從其類也

集說

劉氏向曰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朱子語類云以其彙屬上文嘗見郭璞洞林亦如此作句使是那時人已自恁地讀了蓋拔茅連茹者物象也以其彙者人也○林氏希元曰程傳曰茹根之相牽者以本義三陽在下相連而進推之乃別茅之根非本茅之根也蓋一陽進而二陽與之相連猶一茅拔而別茅之根與之相連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本義 九二以剛居柔在下之中上有六五之應主乎泰而得中道者也占者能包容荒穢而果斷剛決不遺遐遠而不昵朋比則合乎此爻中行之道矣 **程傳** 二以陽剛得中上應於五五以柔順得中下應於二君臣同德是以剛中之才為上所專任故二雖居臣位主治泰者也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故治泰之道主二而言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四者處泰之道也人情安肆則政舒緩而法度廢弛庶事无節治之之道必有包含荒穢之量則其施為寬裕詳密弊革事理而人安之若无含弘之度有忿疾之心則无深遠之慮有暴擾之患深弊未去而近患已生矣故在包荒也用馮河泰寧之世人情習於久安安於守常惰於因循憚於更變非有馮河之勇不能有為於斯時也馮河謂其剛果足以濟深越險也

自古泰治之世必漸至於衰替蓋由狃習安逸因循而然自非剛斷之君英烈之輔不能挺特奮發以革其弊也故曰用馮河或疑上云包荒則是包含寬容此云用馮河則是奮發改革似相反也不知以含容之量施剛果之用乃聖賢之爲也不遐遺泰寧之時人心狃於泰則苟安逸而已惡能復深思遠慮及於遐遠之事哉治夫泰者當周及庶事雖遐遠不可遺若事之微隱賢才之在僻陋皆遐遠者也時泰則固遺之矣朋亡夫時之既泰則人習於安其情肆而失節將約而正之非絕去其朋與之私則不能也故云朋亡自古立法制事牽於人情卒不能行者多矣若夫禁奢侈則害於近戚限田產則妨於貴家如此之類既不能斷以大公而必行則是牽於朋比也治泰不能朋亡則爲之難矣治泰之道有此四者則能合於九二之德故曰得尚于中行言能配合中行之義也尚配也

集說

胡氏炳文曰若有包容而無斷

制非剛柔相濟之中也必包容荒穢而又果斷剛決則合乎中矣雖不遺遐遠而或自私於吾之黨類則易至偏重非輕重不偏之中也惟不遺遐遠而又不昵朋比是不忘遠又不泄邇合乎中矣本義兩兩字當細玩○龔氏煥曰初九以其彙九二則欲其朋亡何也初九在下之賢則欲其引類而進九二大臣所以進退天下之人才者故欲亡其朋類惟亡其朋類則能用天下之賢若獨私其朋則天下之賢有不得進用者矣此其所以不同也

案此又以夫子象傳觀之須以包荒兩字爲主蓋聖賢之心無棄物堯舜之道欲並生非包荒則不足以體天地之心而盡君師之道矣然包荒非混而無別之謂故必斷以行之明以周之公以處之然後用舍舉措無不合於中道魯論所謂寬信敏公者意蓋相似也四者以寬爲本故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本義將過乎中泰將極而否欲來之時也恤憂也孚所期之信也戒占者艱難守貞則无咎而有福

程傳三居泰之中在諸陽之上泰之盛也物理如循環在下者必升居上者必降泰久而必否故於泰之盛與陽之將進而為之戒曰无常安平而不險陂者謂无常泰也无常往而不返者謂陰當復也平陂往復則為否矣當知天理之必然方泰之時不敢安逸常艱危其思慮正固其施為如是則可以无咎處泰之道既能艱貞則可常保其泰不勞憂恤得其所求也不失所期為孚如是則於其祿食有福益也祿食謂福祉善處泰者其福可長也蓋德善日積則福祿日臻德踰於祿則雖盛而非滿自古隆盛

未有不失道而喪敗者也

集說　項氏安世曰无平不陂為三陽言之无往不復為三陰言之兩言无不者明此皆天道之必至而有孚者也人能知此則當泰之極不可不盡人事以防之撫極泰之運而操心之危如此則舉動之際必无過咎然後彼必至之孚可以勿恤我固有之福可以長享矣○徐氏直方曰小人所以勝君子者非乘其怠則攻其隙艱則無怠之可乘貞則無隙之可攻如此則可以无咎可以勿憂其孚矣或曰陰陽交運否泰相仍時勢然也雖艱貞勿恤如之何曰平陂往復者天運之不能無艱貞勿恤者人事之所當盡天人有交勝之理處其交履其會者必有變化持守之道若一諉之天運以為無預於人事則聖人之易可無作矣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本義 已過乎中泰已極矣故三陰翩然而下復不待富而其類從之不待戒令而信也其占爲有小人合交以害正道君子所當戒也陰虛陽實故凡言不富者皆陰爻也

程傳 六四處泰之過中以陰在上志在下復上二陰亦志在趨下翩疾飛之貌四翩翩就下與其鄰同也鄰其類也謂五與上夫人富而其類從者爲利也不富而從者其志同也三陰皆在下之物居上乃失其實其志皆欲下行故不富而相從不待戒告而誠意相合也夫陰陽之升降乃時運之否泰或交或散理之常也泰旣過中則將變矣聖人於三尚云艱貞則有福蓋三爲將中知戒則可保四已過中矣理必變也故專言始終反復之道五泰之主則復言處泰之義

集說 沈氏該曰四處上體在近君之位三陽旣進樂與賢者共之志同願得是以不富以鄰不戒而孚也○趙氏彥肅曰從六五下賢其心休休焉者也○李氏簡曰陰氣上

升陽氣下降乃天地之交泰也上以謙虛接乎下下以剛直事乎上上下相孚乃君臣之交泰也君臣交泰則天下泰矣故下三爻皆以剛直事其上上三爻皆以謙虛接乎下四當二卦之交故發此義○俞氏琰曰翩翩降以相從之貌易以陰虛爲不富六四陰爻故曰不富○何氏楷曰此正陰陽交泰之爻也翩翩羣飛而下貌陰虛陽實凡言不富者皆陰爻隣指五上四能挾其並居之隣相從而下者以三陰皆欲求陽故不待教戒而能以之下孚乎陽也

案傳義皆以此爻爲小人復來然以象傳上下交而其志同觀之則四五正當君相之位下交之主兩爻象傳所謂中心願也中以行願也則正所謂志同者也爻辭不富與謙六五同皆言其謙虛而不自滿足爾沈氏趙氏以下諸說義皆可從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本義 以陰居尊爲泰之主柔中虛已下應九二吉之道也而帝乙歸妹之時亦嘗占得此爻占者如是則有祉而元吉矣凡經以古人爲言如高宗箕子之類者皆放此

程傳 史謂湯爲天乙厥後有帝祖乙亦賢王也後又有帝乙多士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稱帝乙者未知誰是以爻義觀之帝乙制王姬下嫁之禮法者也自古帝女雖皆下嫁至帝乙然後制爲禮法使降其尊貴以順從其夫也六五以陰柔居君位下應於九二剛明之賢五能倚任其賢臣而順從之如帝乙之歸妹然降其尊而順從於陽則以之受祉且元吉也元吉大吉而盡善者也謂成治泰之功也

集說 項氏安世曰帝女下嫁之禮至湯而備湯嫁妹之辭曰無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順夫天下之義也往事爾夫

必以禮義湯稱天乙武者亦稱帝乙乎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本義　泰極而否城復于隍之象戒占者不可力爭但可自守雖得其貞亦不免於羞吝也　程傳　掘隍土積累以成城如治道積累以成泰及泰之終將反於否如城土頹圮復反于隍也上泰之終六以小人處之行將否矣勿用師君之所以能用其衆者上下之情通而心從也今泰之將終失泰之道上下之情不通矣民心離散不從其上豈可用也用之則亂衆既不可用方自其親近而告命之雖使所告命者得其正亦可羞吝邑所居謂親近大率告命必自近始凡貞凶貞吝有二義有貞固守此則凶吝者有雖得正亦凶吝者此不云貞凶而云貞吝者將否而方告命為可羞吝否不由於告命也　集說　朱子

語類問泰卦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與城復于隍曰此亦事勢之必然治久必亂亂久必治天下無久而不變之理子善遂言天下治亂皆生於人心治久則人心放肆故亂因此生亂極則人心恐懼故治由此起曰固是生於人心履其運者必有變化持守之道可也

案貞者常也爻義言當此之時只可告邑未可用師若守常而用師則吝非以告邑為可吝也

總論

劉氏定之曰泰取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故六爻之中相交之義重初與四相交泰之始也故初言以其彙如茅之連茹四言以其鄰如鳥之連翩二與五相交泰之中也故五言人君降其尊貴以任夫臣二言大臣盡其職任以答夫君三與上相交泰之終也故三言平變而為陂上言城復而于隍蓋君子進而小人退所以致泰也君委任而臣致忠所以致泰也抑天運之循環泰極而否有必

然者而保泰之意隱然有不容不恐懼焉則平陂城隍其旨嚴哉○吳氏曰愼曰初四以氣類言二體之始也三上以時運言二體之終也二五以主泰言二體之中也

䷋ 坤下乾上

程傳　否序卦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夫物理往來通泰之極則必否否所以次泰也爲卦天上地下天地相交陰陽和暢則爲泰天處上地處下是天地隔絕不相交通所以爲否也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本義　否閉塞也七月之卦也正與泰反故曰匪人謂非人道也其占不利於君子之正道蓋乾往居外坤來居內又自漸卦而來則九往居四六來居三也或疑之匪人三字衍文由比六三而誤也傳不特

解其義亦可見

程傳 天地交而萬物生於中然後三才備人爲最靈故爲萬物之首凡生天地之中者皆人道也天地不交則不生萬物是无人道故曰匪人謂非人道也消長闔闢相因而不息泰極則復否終則傾无常而不變之理人道豈能无也既否則泰矣夫上下交通剛柔和會君子之道也否則反是故不利君子貞君子正道否塞不行也大往小來陽往而陰來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象故爲否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否之匪人者言否閉之世非是人道交通之時故云匪人不利君子貞者由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故不利君子爲正也陽氣往而陰氣來故云大往小來陽主生息故稱大陰主消耗故稱小○崔氏憬曰否不通也於不通之時小人道長故云匪人君子道消故不利君子貞也○呂氏大臨曰否閉塞而不交也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言否閉之世非其人者惡直醜正不利乎君子之守正○王氏

宗傳曰匪人所謂非君子人也人非君子則平時與君子如枘鑿之不相入者正斯人也匪人得志則君子之道否塞而不行矣夫正道之在天下不可以一日無也今也君子之道否塞而不得行者皆否之匪人不利乎貞故也蓋小人之心同乎已者則利之異乎已者則不利也夫惟彼已之勢既不相入故大者往而小者來也○喬氏中和曰君子以正自居隱見隨時無入而不自得何不利之有亦小人不利於君子之貞耳於是而君子往小人來而天地否矣由否而之泰焉天也由泰而之否焉人也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本義三陰在下當否之時小人連類而進之象而初之惡則未形也故戒其貞則吉而亨蓋能如是則變而爲君子矣程傳泰與否皆取茅爲象者以羣陽羣陰同在下有牽連之象也泰之時則以

同征爲吉否之時則以同貞爲亨始以內小人外君子爲否之義復以初六否而在下爲君子之道易隨時取義變動无常否之時在下者君子也否之三陰上皆有應在否隔之時隔絕不相通故无應義初六能與其類貞固其節則處否之吉而其道之亨也當否而能進者小人也君子則伸道免禍而已君子進退未嘗不與其類同也

集說

王氏弼曰居否之時動則入邪三陰同道皆不可進故拔茅茹以類貞而不諂則吉亨○胡氏瑗曰否之初是小人道長君子不可用之時也時既不可用則必引類而退守以正道不可求進然後得其吉而獲亨也○王氏宗傳曰否之初六雖有其應然當此之時上下隔絕而不通故初六無上應之義惟其以彙守吾正而已吉亨泰之時爲然也初六以其類貞而亦吉且亨者詘身以伸道故無往而不吉亦無往而不亨也吉謂免禍亨謂伸道也○王氏應麟曰泰之征吉引其類以

有爲否之貞吉潔其身以有待

案聖人雖許小人改過恐無繫以吉亨之辭之理程傳及諸家作君子守道者近是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本義 陰柔而中正小人而能包容承順乎君子之象小人之吉道也故占者小人如是則吉大人則當安守其否而後道亨蓋不可以彼包承於我而自失其守也 程傳 六二其質則陰柔其居則中正以陰柔小人而言則方否於下志所包畜者在承順乎上以求濟其否爲身之利小人之吉也大人當否則以道自處豈肯枉己屈道承順於上惟自守其否而已身之否乃其道之亨也或曰上下不交何所承乎曰正則否矣小人順上之心未嘗无也 集說 楊氏簡曰小人之事其上也包而不敢露承而不

敢拂故吉若夫大人則否而亨

六三包羞

本義　以陰居陽而不中正小人志於傷善而未能也故爲包羞之象然以其未發故无凶咎之戒

程傳　三以陰柔不中不正而居否又切近於上非能守道安命窮斯濫矣極小人之情狀者也其所包畜謀慮邪濫无所不至可羞恥也

集說　游氏酢曰在下體之上位浸顯矣當否之世而不去忍恥冒處故謂之包羞○郭氏雍曰尸祿素餐所謂包羞者也孔子曰邦無道穀恥也其六三之謂與○楊氏簡曰六三德不如六二而位益高舍正從邪有愧於中故曰包羞是謂君子中之小人自古此類良多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本義否過中矣將濟之時也九四以陽居陰不極其剛故其占為有命无咎而疇類三陽皆獲其福也命謂天命

程傳四以陽剛健體居近君之位是有濟否之才而得高位者也足以輔上濟否然當君道方否之時處逼近之地所惡在居功取忌而已若能使動必出於君命威柄一歸於上則无咎而其志行矣能使事皆出於君命則可以濟時之否其疇類皆附離其福祉離麗也君子道行則與其類同進以濟天下之否疇離祉也小人之進亦以其類同也

集說項氏安世曰泰九三於无咎之下言有福否九四於无咎之下言疇離祉者二爻當天命之變正君子補過之時也泰之三知其將變能修人事以勝之使在我者无可咎之事然後可以勿恤小人之孚而自食君子之福也否之四因其當變能修人事以乘之有可行之時而无可咎之事則不獨為一已之利又足為衆賢之祉也是二者苟有咎焉其

禍可勝言哉○又曰泰雖極治以命亂而成否否雖極亂以有命而成泰命者天之所令君之所造也道之廢興豈非天耶世之治亂豈非君耶○胡氏炳文曰否泰之變皆天也然泰變為否易故於內卦即言之否變為泰難故於外卦始言之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本義 陽剛中正以居尊位能休時之否大人之事也故此爻之占大人遇之則吉然又當戒懼如繫辭傳所云也 程傳 五以陽剛中正之德居尊位故能休息天下之否大人之吉也大人當位能以其道休息天下之否以循致於泰猶未離於否也故有其亡之戒否既休息漸將反泰不可便為安肆當深慮遠戒常虞否之復來曰其亡矣其亡矣其繫于苞桑謂為安固之道如維繫于苞桑也桑之為物其

根深固苞謂叢生者其固尤甚聖人之戒深矣漢王允唐李德裕不知此戒所以致禍敗也繫辭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集說** 朱子語類問九五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如何曰有戒懼危亡之心則便有苞桑繫固之象蓋能戒懼危亡則如繫于苞桑堅固不拔矣如此説則象占乃有收殺非是其亡其亡而又繫于苞桑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本義 以陽剛居否極能傾時之否者也其占為先否後喜 **程傳** 上九否之終也物理極而必反故泰極則否否極則泰上九否既極矣故否道傾覆而變也先極否也後傾喜也否傾則泰矣後喜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處否之極否道已終能傾毀其否故曰傾否也否道未傾之時是先否已傾之後其事得通故曰後有喜也○王氏宗傳曰言傾否而不言否傾人力居多焉○胡氏炳文曰以陰柔處泰之終故不能保泰而泰復為否以陽剛處否之終故卒能傾否而否復為泰泰否泰反復天乎人也○何氏楷曰先否後喜卽先天下而憂後天下而樂之意正與其亡其亡之君心相似

䷌離下乾上

程傳同人序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夫天地不交則為否上下相同則為同人與否義相反故相次又世之方否必與人同力乃能濟同人所以次否也為卦乾上離下以二象言之天在上者也火之性炎上與天同也故為同人以二體言之五居正位為乾之主二為離之主二爻以中正相應上下

相同同人之義也又卦惟一陰衆陽所欲同亦同人之義也他卦固有一陰者在同人之時而二五相應天火相同故其義大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本義 離亦三畫卦之名一陰麗於二陽之閒故其德爲麗爲文明其象爲火爲日爲電同人與人同也以離遇乾火上同於天六二得位得中而上應九五又卦惟一陰而五陽同與之故爲同人于野謂曠遠而无私也有亨道矣以健而行故能涉川爲卦內文明而外剛健六二中正而有應則君子之道也占者能如是則亨而又可涉險然必其所同合於君子之道乃爲利也

程傳 野謂曠野取遠與外之義

夫同人者以天下大同之道則聖賢大公之心也常人之同者以其私意所合乃暱比之情耳故必于野

謂不以暱近情之所私而於郊野曠遠之地既不繫所私乃至公大同之道无遠不同也其亨可知能與天下大同是天下皆同之也天下皆同何險阻之不可濟何艱危之不可亨故利涉大川利君子貞上言于野止謂不在暱比此復言宜以君子正道君子之貞謂天下至公大同之道故雖居千里之遠生千歲之後若合符節推而行之四海之廣兆民之衆莫不同小人則惟用其私意所比者雖非亦同所惡者雖是亦異故其所同者則爲阿黨蓋其心不正也故同人之道利在君子之貞正

集說 孔氏穎達曰同人謂和同於人野是廣遠之處借其野名喻其廣遠言和同於人必須寛廣無所不同用心無私乃得亨通故云同人于野亨與人同心足以涉難故曰利涉大川與人和同易涉邪僻故利君子貞也○胡氏炳文曰同人于野其同也大利君子貞其同也正與人大同亨道也雖大川可涉然有所同者大而不出於

正者故又當以正爲本○蔡氏清曰大人之道豈必人人而求與之同哉亦惟以正而已正也者人心之公理也不期同而自無不同者也若我既得其正而彼或不我同則彼之悖矣吾何計哉然同我者已億萬而不同者僅一二亦不害其爲大同也○林氏希元曰序卦傳曰與人同者物必歸焉同人于野則物無不應人無不助而事無不濟故亨雖大川之險亦利於涉矣然必所同者合於君子之正道乃爲于野而亨且利涉使不以正雖所同滿天下竟是私情之合不足謂之于野又何以致亨而利涉哉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本義同人之初未有私主以剛在下上无係應可以无咎故其象占如此 程傳九居同人之初而无繫應是无偏私同人之公者也故爲出門同人出門謂在外在外則无私昵之偏其同博而公如此

則无過咎也 **集說** 王氏弼曰居同人之始為同人之首者也無應於上心無係吝通夫大同出門皆同故曰同人于門也出門同人誰與為咎○王氏應麟曰同人之初曰出門隨之初曰出門謹於出門之初則不苟同不詭隨○胡氏炳文曰同人與隨皆易溺於私隨必出門而後可以有功同人必出門而後可以无咎

六二同人于宗吝

本義 宗黨也六二雖中且正然有應於上不能大同而係於私吝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程傳** 二與五為正應故曰同人于宗宗謂宗黨也同於所係應是有所偏與在同人之道為私狹矣故可吝二若陽爻則為剛中之德乃以中道相同不為私也 **集說** 馮氏當可曰以卦體言之則有大同之義

以爻義言之則示阿黨之戒○蔡氏清曰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今乃謂同人于宗吝者蓋卦是就其全體上取其有相同之義然同人之道貴乎廣今二五相同雖曰兩相與則專然其道則狹矣曰于宗吝以見其利于野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本義剛而不中上无正應欲同於二而非其正懼九五之見攻故有此象　程傳三以陽居剛而不得中是剛暴之人也在同人之時志在於同卦惟一陰諸陽之志皆欲同之三又與之比然二以中正之道與五相應三以剛強居二五之間欲奪而同之然理不直義不勝故不敢顯發伏藏兵戎於林莽之中懷惡而內負不直故又畏懼時升高陵以顧望如此至於三歲之久終不敢興此爻深見小人之情狀

然不曰凶者旣不敢發故未至凶也

集說　朱子語類問伏戎于莽升其高陵如何曰只是伏於高陵之草莽中三歲不敢出○胡氏炳文曰卦惟三四不言同人三四有爭奪之象非同者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本義　剛不中正又无應與亦欲同於六二而爲三所隔故爲乘墉以攻之象然以居柔故有自反而不克攻之象占者如是則是能改過而得吉也

程傳　四剛而不中正其志欲同二亦與五爲仇者也墉垣所以限隔也四切近於五如隔墉耳乘其墉欲攻之知義不直而不克也苟能自知義之不直而不攻則爲吉也若肆其邪欲不能反思義理妄行攻奪則其凶大矣三以剛居剛故終其强而不能反四以剛居柔故有困而能反之義能反則吉矣畏義而能改其吉宜矣

集說　朱子語類問同人三四皆

有爭奪之義曰三以剛居剛使迷而不返四以剛居柔便有返底道理繫辭云近而不相得則凶如初上則各在事外不相干涉所以無爭○項氏安世曰凡爻言不克者皆陽居陰位惟其陽故有訟有攻惟其陰故不克訟非克攻訟之九二九四同人之九四皆是物也

案卦名同人而三四兩爻所以有乖爭之象者蓋人情同極必異異極乃復於同正如治極則亂亂極乃復於治此人事分合之端易道循環之理也卦之內體自同而異故于門于宗同也至三而有伏戎之象則不勝其異矣外體自異而同故乘墉而非克攻大師而克相遇漸反其異也至上而有于郊之象則復歸於同矣三四兩爻正當同而異異而同之際故聖人因其爻位爻德以取象三之所謂敵剛者敵上也四之所謂乘墉者攻初也蓋既非應則不同不同則有相敵相攻之象矣以爲爭六二之應而與九五相

敵相攻似非卦意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本義 五剛中正二以柔中正相應於下同心者也而爲三四所隔不得其同然義理所同物不得而閒之故有此象然六二柔弱而三四剛強故必用大師以勝之然後得相遇也

程傳 九五同於二而爲三四二陽所隔五自以義直理勝故不勝憤抑至於號咷然邪不勝正雖爲所隔終必得合故後笑也大師克相遇五與二正應而二陽非理隔奪必用大師克勝之乃得相遇也云大師云克者見二陽之強也九五君位而爻不取人君同人之義者蓋五專以私暱應於二而失其中正之德人君當與天下大同而獨私一人非君道也又先隔則號咷後遇則笑是私暱之情非大同之體也二之在下尚以同于宗爲

否況人君乎五既於君道无取故更不言君道而明二人同心不可閒隔之義繫辭云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中誠所同出處語默无不同天下莫能閒也同者一也一不可分分乃二也一可以通金石冒水火无所不能入故云其利斷金其理至微故聖人贊之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謂其言意味深長也

集說

楊氏萬里曰師莫大於君心而兵革爲小克莫難於小人而敵國爲小○胡氏炳文曰同人九五剛中正而有應故先號咷而後笑旅上九剛不中正而無應故先笑後號咷○吳氏曰愼曰案程傳論九五非人君大同之道本義不用此意何也蓋六二爲同人之主著于宗之吝所以明大同之道也至五則取其中正而應故未合而號咷既過而笑樂非以其私也故象傳明其中直象傳與其中正而應本義謂其義理所同豈得以私暱病之哉

案居尊位而欲下交居下位而欲獲上其中必多忌害間隔之者故此爻之號咷爲九二之我仇有疾亦論其理如此爾說易者必欲求其爻以實之則鑿矣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本義 居外无應物莫與同然亦可以无悔故其象占如此郊在野之內未至於曠遠但荒僻无與同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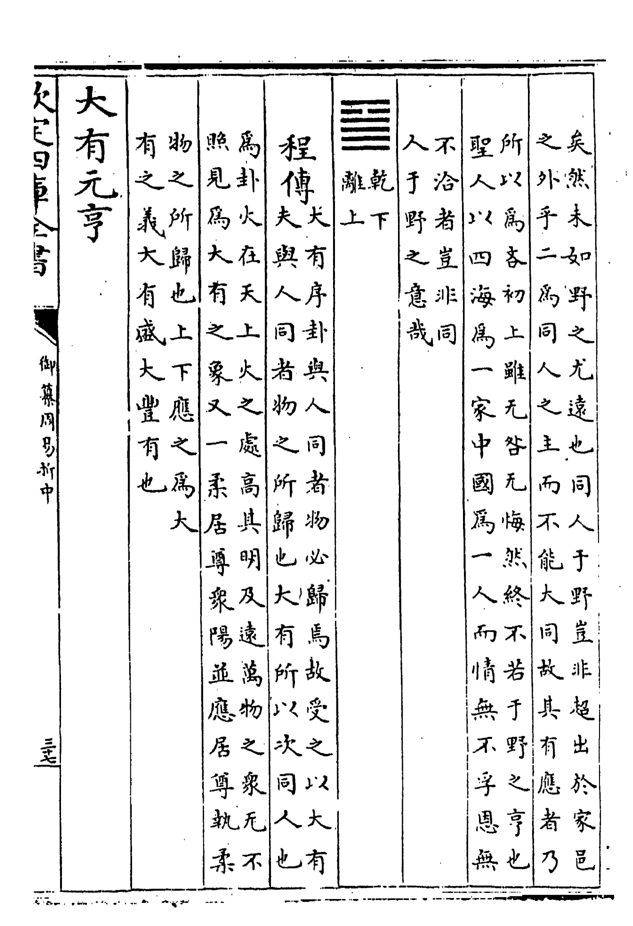
程傳 郊在外而遠之地求同者必相親相與上九居外而无應終无與同者也始有同則至終或有睽悔處遠而无與故雖无同亦无悔雖欲同之志不遂而其終无所悔也

集說 楊氏時曰同人于野亨上九同人于郊止於无悔而已何也蓋以一卦言之則于野无暱比之私焉故亨上九居卦之外而無應不同乎人人亦無同之者則靜而不通乎物也故无悔而已○蔡氏淵曰國外曰郊郊外曰野雖

在卦上猶未出乎卦也故止曰郊○梁氏寅曰上無所係應而同人于郊則所同者遠亦無私矣然猶未能極乎遠故不能吉亨止於无悔而已象傳言志未得蓋其所同者未能周於天下是其志之未遂也

總論

孔氏穎達曰凡處同人而不泰焉則必用師矣者王氏注意非止上九一爻乃總論同人一卦之義去初上而言二有同宗之吝三有伏戎之禍四有不克之困五有大師之患是處同人之世無大通之志則必用師矣○楊氏文煥曰同人于野則亨于門則无咎于宗則吝于郊則无悔于宗不若于門于門不若于郊于郊不若于野六爻有不能盡卦義者同人是也○梁氏寅曰同人之道以大同而不私為善故卦之諸爻或比或應皆為同於所近無大吉者象言同人于野則能絕其私與而廓然大公此其所以亨也以一卦觀之由內而至外初為同人于門至近也二為同人于宗亦近也至上而同人于郊則遠



矣然未如野之尤遠也同人于野豈非超出於家邑之外乎二爲同人之主而不能大同故其有應者乃所以爲吝初上雖无咎无悔然終不若于野之亨也聖人以四海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而情無不孚恩無不洽者豈非同人于野之意哉

☰ 乾下
☲ 離上

大有序卦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

程傳 夫與人同者物之所歸也大有所以次同人也爲卦火在天上火之處高其明及遠萬物之衆无不照見爲大有之象又一柔居尊衆陽並應居尊執柔物之所歸也上下應之爲大有之義大有盛大豐有也

大有元亨

本義 大有所有之大也離居乾上火在天上无所不照又六五一陰居尊得中而五陽應之故為大有乾健離明居尊應天有亨之道占者有其德則大善而亨也 程傳 卦之才可以元亨也凡卦德有卦名自有其義者如比吉謙亨是也有因其卦義便為訓戒者如師貞丈人吉同人于野亨是也有以其卦才而言者大有元亨是也由剛健文明應天時行故能元亨也 集說 鄭氏汝諧曰陽為大陰為小一陰居尊而為五陽所歸所有者大也大非陰柔所能有也必沖虛不自滿者能有之六五明體而虛中所以為大有所以為元亨若直以大有為富有盛大則失其義矣○邱氏富國曰一陰在上卦之中而五陽宗之諸爻之有皆六五之有也豈不大哉惟其所有者大故其亨亦大也

案比以九居五視大有之六五為優矣然比之應之者五陰也則民庶之象也大有之應之者五陽也則

賢人之象也賢人應之所有孰大於是哉故大有之柔中雖不如比之剛中而比之吉无咎則不如大有之直言元亨也彖辭直言元亨更無他辭者惟此與鼎卦而已皆以尚賢養賢之故也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本義 雖當大有之時然以陽居下上无係應而在事初未涉乎害者也何咎之有然亦必艱以處之則无咎戒占者宜如是也 **程傳** 九居大有之初未至於盛處卑无應與未有驕盈之失故无交害未涉於害也大凡富有鮮不有害以子貢之賢未能盡免況其下者乎匪咎艱則无咎言富有本匪有咎也人因富有自爲咎耳若能享富有而知難處則自无咎也處富有而不能思艱兢畏則驕侈之心生矣所以有咎也 **集說** 胡氏炳文曰當大有之時反易有害初陽在下未與物接所以未涉於害也何咎之

有然以爲匪咎而以易心處之反有咎矣无交害大有之初如此艱則无咎大有自初至終皆當如此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本義剛中在下得應乎上爲大車以載之象有所往而如是可无咎矣占者必有此德乃應其占也

程傳九以陽剛居二爲六五之君所倚任剛健則才勝居柔則謙順得中則无過其才如此所以能勝大有之任如大車之材强壯能勝載重物也可以任重行遠故有攸往而无咎也大有豐盛之時有而未極故以二之才可往而无咎至於盛極則不可以往矣集說王氏弼曰任重而不危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本義亨春秋傳作享謂朝獻也古者亨通之亨享獻之享烹飪之烹皆作亨字九三居下之上公侯

之象剛而得正上有六五之君虛中下賢故爲亨于天子之象占者有其德則其占如是小人无剛正之德則雖得此之不能當也

程傳 三居下體之上在下而居人上諸侯人君之象也公侯上承天子天子居天下之尊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在下者何敢專其有凡土地之富人民之衆皆王者之有也此理之正也故三當大有之時居諸侯之位有其富盛必用亨通乎天子謂以其有爲天子之有也乃人臣之常義也若小人處之則專其富有以爲私不知公以奉上之道故曰小人弗克也

集說 朱子語類云古文無亨字亨享烹並通用如公用亨于天子解作亨字便不是又曰亨享二字據說文本是一字故易中多互用如王用亨于岐山亦當爲享如王用享于帝之云也字畫音韻是經中淺事故先儒得其大者多不留意然不知此等處不理會却枉費了無限辭說牽補而卒不得其大義亦甚害事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

本義 彭字音義未詳程傳曰盛貌理或當然六五柔中之君九四以剛近之有僭逼之嫌然以其處柔也故有不極其盛之象而得无咎戒占者宜如是也 程傳 九四居大有之時已過中矣是大有之盛者也過盛則凶咎所由生也故處之之道匪其彭則得无咎謂能謙損不處其太盛則得无咎也四近君之高位苟處太盛則致凶咎彭盛多之貌詩載驅云汶水湯湯行人彭彭行人盛多之狀雅大明云駟騵彭彭言武王戎馬之盛也 集說 沈氏該曰以剛處柔謙以自居而懼以戒其盛得明哲保身之義故无咎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本義 大有之世柔順而中以處尊位虛已以應九二之賢而上下歸之是其孚信之交也然君道貴剛太柔則廢當以威濟之則吉故其象占如此亦戒辭也 程傳 六五當大有之時居君位虛中爲孚信之象人君執柔守中而以孚信接於下則下亦盡其信誠以事於上上下孚信相交也以柔居尊位當大有之時人心安易若專尚柔順則陵慢生矣故必威如則吉威如有威嚴之謂也既以柔和孚信接於下衆志說從又有威嚴使之有畏善處有者也吉可知矣 集說 俞氏琰曰既有誠信以接下而人信之又有威嚴以自重而人畏之爲大有之君而剛柔得宜如此故吉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本義 大有之世以剛居上而能下從六五是能履信思順而尚賢也滿而不溢故其占如此 程

傳上九在卦之終居无位之地是大有之極而不居其有者也處離之上明之極也惟至明所以不居其有不至於過極也有極而不處則无盈滿之災能順乎理者也五之孚信而履其上為蹈履誠信之義五有文明之德上能降志以應之為尚賢崇善之義其處如此合道之至也自當享其福慶自天祐之行順乎天而獲天祐故所往皆吉无所不利也

集說

郭氏雍曰繫辭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六五之君實盡此而言於上九者蓋言大有之吉以此終也故象曰大有上吉則知此吉大有之吉也非止上九之吉也○鄭氏汝諧曰履信思順又以尚賢蓋言五也五厥孚交如履信也居尊用柔思順也上九在上尚賢也五獲天之祐吉无不利由其有是也言五而繫之上何也五成卦之主上其終也五之德宜獲是福於終可驗也易之取義若是者衆小畜之上九曰

婦貞厲月幾望言六四之畜陽至上而為貞厲之婦幾望之月也若指上九而言則上九陽也不得為婦與月說易者其失在於泥文以求義故以履信思順尚賢歸之於上九也易之所謂尚者上也五尚上九之賢故自天之祐於上九見之○王氏宗傳曰六五以一柔有五剛上九獨在五上五能尚之繫辭傳所謂又以尚賢則上九是也祐之自天吉无不利謂大有至此愈有隆而無替也然則當大有之極莫大於得天而所以得天又莫大於尚賢也○胡氏炳文曰小畜上九畜之終也其占曰厲曰凶承六四言也大有上九有之終也其占吉无不利承六五言也小畜一陰畜衆陽故其終也如彼大有一陰有衆陽故其終也如此君臣大分豈不明哉蓋五之厥孚履信也柔中思順也尚上九之一陽尚賢也所以其終也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案傳義皆以履信思順尚賢爲上九之事然易中以上爻終五爻之義者甚多如師之大君有命離之王用出征解之公用射隼皆非以上爻爲王公也蒙五爻而終其義爾郭氏鄭氏王氏之說皆與卦意爻義合胡氏最爲恪守本義者於此獨從郭氏諸說則亦未允於心故也

御纂周易折中卷二